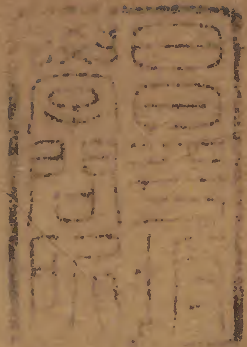


唐書合鈔 二百四十四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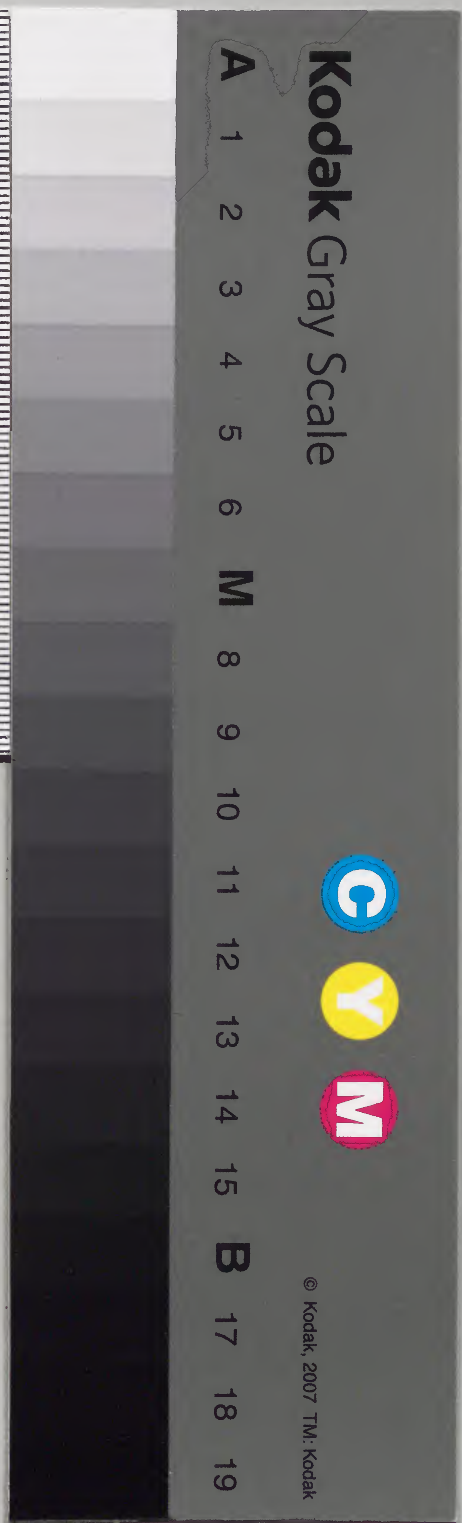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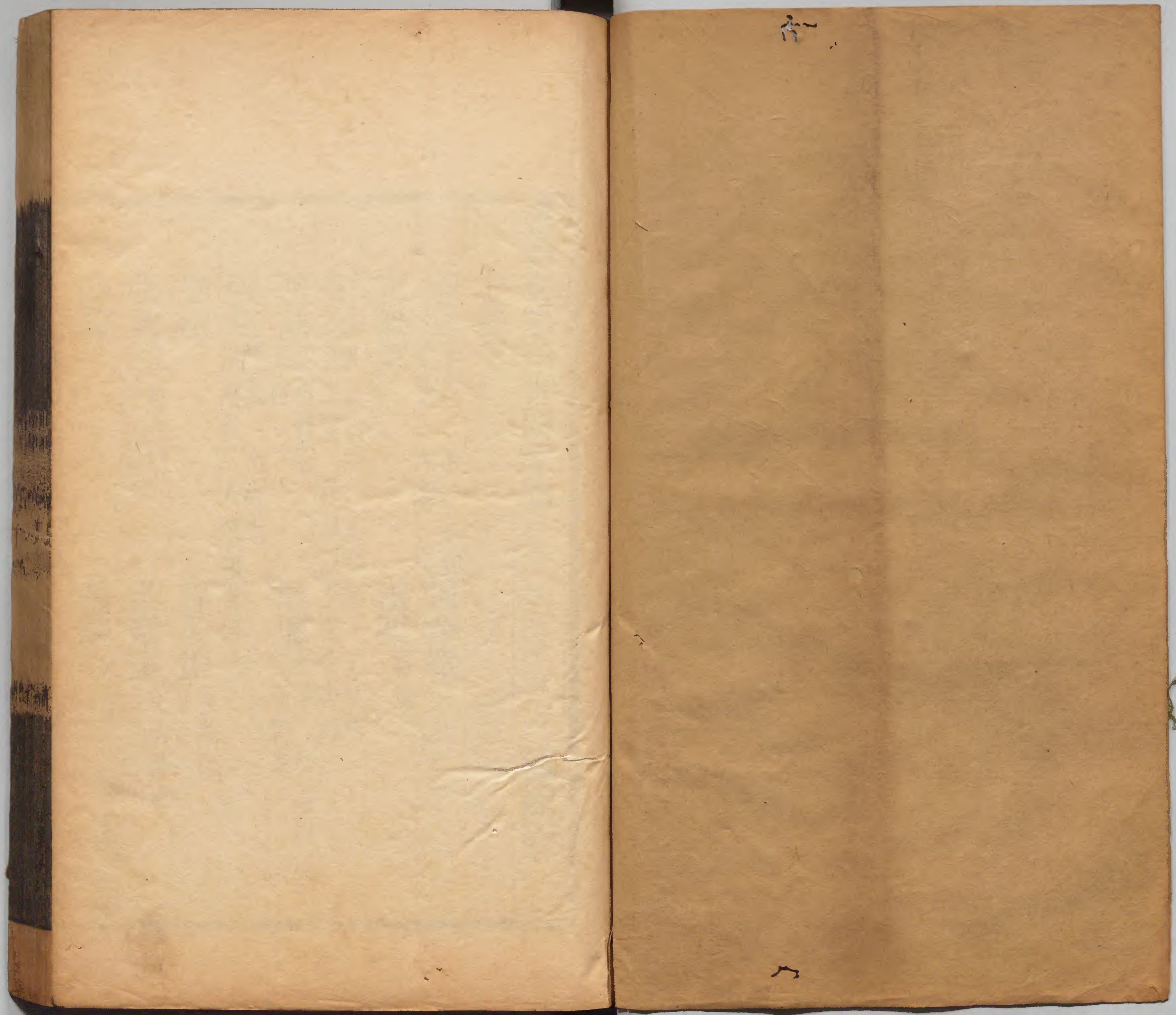
九〇	九	漢書門
二六	九	
一七	九	
〇	九	
冊架函號類		

九〇	九	漢書
二六	九	
一七	九	
〇	九	
冊架函號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019
冊數	80	(66)
函號	290	108

六十五





唐書卷第二百四十四

列傳第四

忠義下

李澄

子源 景讓

彭景温

彭孫

張介然

父介奇 中宗時

崔無訛

盧奕

蔣清

顏杲卿

袁履謙 沈盈

春卿 兄春卿

以下從新書增

子泉明

賈循

從新書增 父會

薛愿

龐堅 從新書增

堅高祖玉

張巡

姚閻 雷萬春

南霽雲 二人從新書增

許遠

程千里

袁光庭

張興

從新書增

蔡廷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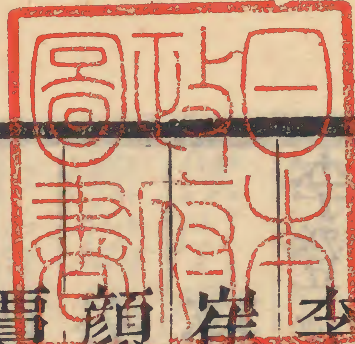
從新書增

邵真

符璘

父令奇

從新書增



趙曄

孟華

從新書增

周曾

從新書增

石演芬

張名振

張仵

甄濟

子逢從新書增

劉敦儒

高沐

郭暉 郭胤 從新書增

賈直言

庾敬休

辛讜

黃碣

從新書增

孫揆

從新書增

李澄太原文水人

其先出典聖皇帝 譜係疏晦不復傳

父希倩中宗神龍

初右臺監察御史澄早聰敏以明經舉開元初為咸陽

新書尉時張說自紫微令燕國公出為相州刺史河北

按察使有洺州劉行善相人說問察案後誰貴達行乃

稱澄及臨河尉鄭巖說乃以女妻巖妹媾陰行真女妻

於澄曾母喪免自武功尉及說為并州長史太平軍大

使引澄常在幕下九年入為相澄又為長安尉屬宇文

融為御史括田戶奏知名之士崔希逸咸廩業宇文順

于儒卿李宙及澄為判官攝監察御史分路檢察以課

竝遷監察御史坐小累下澄驟歷兵吏部郎中給事中

澄有吏幹明於几案甚有當官之稱失李林甫意二十八年

為河南少尹時蕭炅為尹依倚權貴泣事多不法澄以

公直正之人用繫賴又道士孫甌生以左道求進託以

修功德往來嵩山求請無度澄必挫之昝及甌生患之

而構於朝廷天寶初出為清河太守舉美政遷廣陵長史民為立祠賽祝

歲時不絕以捕賊負徒十一載累轉襄陽河東太守本道

採訪謁於行在所改尚書右丞京兆尹楊國忠惡之十四載

轉光祿卿東京留守判尚書省事其載十一月安祿山

反於范陽人心震懼元宗遣安西節度封常清兼御史

大夫為將召募於東京以禦之澄與留臺御史中丞盧

奕河南尹達奚珣綏輯將士完繕城郭遏其侵逼遷澄

禮部尚書依前留守自逆徒發范陽至渡河令嚴覘候

計絕及渡河陷陳留滎陽二郡殺張介然崔無詖數日

間已至都城下祿山所統皆蕃漢精兵訓練已久常清

之眾多市井之人初不知戰及兵交之後被鐵騎唐突

飛矢如雨皆魂懼色沮望賊奔散澄謂奕曰吾曹荷國

重寄誓無避死雖力不敵其若官守何奕亦便許願守

本司於是澄居留守宅奕獨居臺中及常清西奔祿山

領其眾椎鼓大呼以入都城殺掠數千人箭及宮闕然

後住居於閑廡中令擒澄及奕判官蔣清等三人害之

以威於眾祿山傳澄奕清三人之首以徇河北信宿至

平原太守顏真卿斬其使浴其首殮以木函祭而瘞之

以聞元宗贈澄司徒諡忠烈

新書忠懿河洛平再贈太尉

仍與一子

五品官奕武部尚書崔無詖工部尚書各與一子官蔣

清文部郎中武德功臣二百六十五人貞觀功臣五十三人至

以來將相及實封功臣以三等孫賜一子正員官史館考勳

名特高者九十二人第三等子孫數訟於朝有詔差為二

等增至百八十七人每等武德以來宰相為首功臣次

之至德以來將相又次之大中初又詔求李峴王珪戴

胄馬周褚遂良韓瑗郝處俊婁師德王及善朱敬則魏

知古陸象先張九齡裴寂劉文靜張柬之袁恕已崔元

暉桓彥範劉幽求郭元振房瑁袁履謙李嗣業張巡許

遠盧奕南霽雲蕭華張鎬李勉張鎰蕭復柳渾賈耽馬

遂李澄三十七人畫像續圖凌烟閣云○司空太子太

傅知門下省事梁國公房元齡尚書右僕射檢校侍中

萊國公杜如晦太子中書門下三品知政事上柱國中

瑀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鄭國公魏徵侍中

國公高士廉太子太師知政事特進鄭國公戴胄中書

令江陵縣公王珪吏部尚書參預朝政道國公戴胄中書

尚書高唐縣公馬周侍中兼太子左庶子檢校吏部禮

部民部尚書事清苑縣男劉洎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

下三品河南郡公褚遂良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

燕國公子志寧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

少傅北平縣公張行成中書令行侍中兼太子少保蔣

縣公高季輔侍中兼太子賓客襲穎川縣公韓瑗中書

令兼太子詹事南陽縣侯來濟侍中兼太子賓客張文瓘

侍中龔山縣公郝處俊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

太子右庶子酒泉縣公李義琰內史河東縣侯裴炎文

忠義

四

事清水縣公李元絃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宜
陽縣子韓休中書令始興縣伯張九齡司空河東郡公
裴寂納言上柱國魯國公劉文靜太尉檢校中書令同
中書門下三品揚州大都督趙國公長孫无忌禮部尚
書河間郡王孝恭尚書右僕射檢校中書令行太子左
衛率上柱國衛國公李靖司空兼太子太師英國公李
勣開府儀同三司鄜州都督鄂國公尉遲敬德左光祿
大夫洛州都督蔣國公屈突通陝東道大行臺吏部尚書
鄭國公殷開山衛尉卿夔國公劉宏基澤州刺史鄧國
公長孫順德民部尚書上柱國莒國公唐儉右驍衛大
將軍駙馬都尉譙國公柴紹右驍衛大將軍褒國公段
志元洪州都督渝國公劉政會左武侯將軍相州都督
鄭國公張公謹右武衛大將軍盧國公程知節左武衛
大將軍上柱國胡國公秦叔寶宏文館學士祕書監永
興縣公虞世南右衛大將軍兼太子右衛率工部尚書
武陽縣公李大亮左武衛大將軍那國公蘇定方夏官
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清邊道行軍總管耿國公王孝
傑中書令漢陽郡公張柬之中書令博陵郡公崔元暉
侍中平陽郡公敬暉侍中譙國公桓彥範中書令南陽
郡公袁恕已右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韓國公

張仁愿尚書左丞相兼黃門監徐國公劉幽求黃門侍
郎參知機務脩文館學士齊國公崔日用兵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三品代國公郭元振尚書左丞相兼中書令
集賢院學士燕國公張說紫微侍郎上柱國趙國公王
琚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持節朔方軍節度大使
中山郡公王峻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河
南江淮副元帥東都留守冀國公裴冕文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衛國公杜鴻漸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開府儀
同三司衛尉卿兼懷州刺史虢國公李嗣業平盧軍節
度使柳城郡太守劉正臣恒州刺史衛尉少卿兼御史
中丞顏杲卿常山郡太守袁履謙河南節度副使左金
吾衛將軍檢校主客郎中兼御史中丞留臺東都知武部選盧
奕睢陽郡太守特進左金吾衛將軍南霽雲右第一○
內史令延安郡公竇威將作大匠判納言陳國公竇抗
侍中兼太子左庶子江國公陳叔達納言觀國公楊恭
仁判吏部尚書參議朝政安吉郡公杜淹中書令虞國
公溫彥博中書侍郎檢校刑部尚書參知機務崔仁師
中書令兼檢校太子詹事上柱國固安縣公崔敦禮戶

忠義

五

部尚書平恩縣公許圉師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涇江道行軍總管任雅相度支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范陽郡公盧承慶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宏文館
學士楚國公上官儀右相廣平郡公劉祥道左侍極兼
檢校左相嘉興縣子陸敦信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
品樂城縣公劉仁軌荆州大都督府長史安平郡公李
安期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賓客襲道
國公戴至德司列少常伯太子右中護兼正諫大夫同
東西臺三品趙仁本中書令趙國公李敬元中書令兼
太子左庶子薛元超中書令同中書門下三品崔知溫
侍中同中書門下三品襲廣平郡公劉齊賢納言樂平
縣男王德真地官尚書檢校納言鉅鹿縣男魏元同文
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特進輔國大將軍鄧國公岑
長倩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臨淮縣男劉禕之納
言博昌縣男章思謙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格
輔元司禮卿判納言事渤海縣子歐陽通內史李昭德
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陸元方鳳閣侍郎同鳳
閣鸞臺三品杜景佺尚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同中書
門下三品鄭國公韋安石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
品知東都留守趙郡公李懷遠中書令逍遙公韋嗣立

皇唐書

王

守侍中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常山縣男李
日知檢校黃門監漁陽縣伯盧懷慎中書令左丞相兼
侍中安陽郡公源乾曜黃門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
魏縣侯杜暹侍中趙城侯裴耀卿左武衛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淮安王神通特進太常卿江夏王道宗荆州
都督周國公武士彠右屯衛大將軍檢校右光祿大夫羅
管譙國公竇琮少府監葛國公劉義節右光祿大夫羅
國公張平高洛州都督右衛大將軍鄧國公竇軌夔州
都督息國公張長孫金紫光祿大夫夷國公李子和左
監門衛大將軍檢校右武候將軍榮國公樊興左監門
衛大將軍巢國公錢九隴右驍衛大將軍歸國公安興
貴右武衛大將軍申國公安脩仁殿中監郢國公宇文
士及右武衛大將軍申國公安脩仁殿中監郢國公宇文
寧郡公杜君綽右驍衛將軍濮國公孫武達荆州都督懷
同安郡公鄭仁恭右翊衛將軍遂安郡公李安遠幽州
都督歷陽郡公獨孤彥雲始州刺史左屯衛大將軍襄
武郡公劉師立右威衛大將軍濟東郡公李孟嘗右監
門衛大將軍河南縣公元仲文右監門衛將軍廬陵郡
公秦行師右領軍大將軍新興公馬三寶右衛大將軍
駙馬都尉畢國公阿史那社余鎮軍大將軍虢國公張士

皇唐書

王

貴左衛大將軍瑯琊郡公牛進達鎮軍大將軍嘉州郡
公周護陝州刺史天水郡公邱行恭潭州都督吳興郡
公沈叔安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姚思廉太子少師同中
書門下三品特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宋國公唐休璟
右羽林軍大將軍遼陽郡王李多祚左領軍大將軍趙
國公李湛刑部尚書太子賓客魏國公楊元琰殿中監
兼知總監汝南郡公翟無言冠軍大將軍左羽林軍大
將軍光祿卿天水縣公翟承恩將作大匠裴思諒右羽
林軍將軍宏農郡公楊執一左衛將軍河東郡公薛思
行光祿卿駙馬都尉瑯琊郡公王同皎中書令越國公
鍾紹京太僕卿立節郡王薛崇簡右金吾衛大將軍京
國公李延昌太子中允同正冀國公馮道力少府監趙
國公崔諤之左監門衛中候光祿卿申國公許輔乾左
金吾衛大將軍鄧國公張暉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左羽
林軍大將軍平陽郡公薛納河南副元帥太尉兼侍中
臨淮郡王李光弼河東節度副大使守司空兼兵部尚
書霍國公王思禮左相幽國公韋見素太保韓國公苗
晉卿中書令趙國公崔圓太原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城郡王辛雲京河西隴右副
元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涼國公李抱玉太

子太師檢校尚書右僕射知省事信都郡王田神功四
鎮北庭涇原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知省事扶風郡
王馬璘左羽林軍大將軍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
薛景仙右散騎常侍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尚衡
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河東節度副大使南陽
郡公鄧景山河東節度副使兼鳳門郡太守光祿卿賈
循禮部尚書東京留守酒泉縣侯
李愷東平郡太守姚閭右第二
愷豐於產業伊川膏
腴水陸上田脩竹茂樹自城及闕口別業相望與吏部
侍郎李彭年皆有地癖鄭巖天寶中仕至絳郡太守入
爲少府監田產亞於愷愷有子十餘人二子爲僧江涇
等與愷同遇害二子源彭存焉

源時年八歲爲賊所俘轉徙流離凡七八年及史朝義
走河北洛陽故吏有義源者贖之於民家代宗聞之授

河南府叅軍轉司農寺主簿以父死禍難無心祿仕誓
不昏娶不食酒肉洛陽之北惠林寺愷之舊墅也源乃
依寺僧寓居一室依僧齋戒人未嘗見其所習先穴地
爲墓預爲終制時偃仰於穴中長慶二年御史中丞
李德裕表薦之曰處士李源卽故禮部尙書東都留守
贈司徒忠烈公李愷之少子天與忠孝嗣茲貞烈以父
死國難哀纏終身自司農寺主簿絕心祿仕垂五十年
暨於衰暮多依惠林佛寺本愷之墅也寺之正殿卽愷
之寢室源過殿必趨未嘗登踐隨僧一食已五十年其
端心執孝無有不至抱此貞節棄於清朝臣竊爲陛下

惜之詔曰禮著死綬傳稱握節捐生守位取重人倫爲
義甚明其風或替言念於此慨然興懷而朝之公卿有
上言者云天寶之季盜起幽陵振蕩生靈噬吞河洛贈
司徒忠烈公愷處難居首正色受屠兩河聞風再固危
壁首立殊節到今稱之其子源有曾閔之行可貫於神
明有巢由之風可希於太古山林以寄其跡爵祿不入
於心泊然無營五十餘載夫褒忠可以勸臣節旌孝可
以激人倫尙義可以驚澆浮敬老可以厚風俗舉茲四
者大儆於時是用擢自衡門立於文陛處以諫職冀聞
讜言仍加印紱式示光寵可守左諫議大夫賜緋魚袋

仍敕河南尹差官就所居敦諭遣發穆宗尋令中使齎手詔緋袍牙笏絹二百疋往洛陽惠林寺宣賜源受詔對中使苦陳疾甚年高不能趨拜附表謝恩其官誥服色絹皆辭不受竟卒於寺

彭擢明經第天寶中選名臣子可用者自咸寧丞遷右補

關從天子入蜀後愷數年卒

彭以一子官句有誤字累歷州縣令長子宏仕官愈卑生三

子景讓景莊景溫自元和後相繼以進士登第

景讓字後已寶厯初遷右拾遺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市朝廷權求領鹽鐵景讓詣延英亟論不可

遂知名沈傳師觀大和中為尚書郎出為商州刺史開

成二年入朝為中書舍人二年十月出為華州刺史潼

關防禦鎮國軍使

新書歷商華號三州刺史

四年入為禮部侍郎五

年選貢士李蔚後至宰相楊知退為尚書

母鄭治家嚴身訓勒諸子

始貧乏時治牆得積錢僮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祿猶蓄其身況無妄而得我何取亟使閉坎景讓至右散騎常侍出為浙西觀察使母問行日景讓率然對有日鄭曰如是吾方有事未及行蓋怒其不嘗告也且曰已貴何庸母行景讓重請罪乃赦故雖老猶加箠救已起欣欣如初嘗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欲息眾謹召景讓廷責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銜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吏大將再拜請不許皆泣謝乃罷一軍遂定入為尚書左丞大中朝為襄州刺史

山南東道節度使

封酒泉縣男

入為吏部尚書十一年轉御

史大夫

甫視事劾免御史孫玉汝監察御史盧栒威肅當朝

景讓有大志事親以

孝聞正色立朝言無避忌為大夫時宣宗舅鄭光卒詔

贈司徒罷朝三日景讓曰國舅雖親朝典有素無容過越乃上言曰鄭光是陛下親舅外族之愛誠軫聖心況皇太后哀切之時理合加等而賜之粟帛隆其第宅自家刑國允謂合宜今以輟朝之數比於親王公主則前例所無縱有亦不可施用何者先王制禮所以防微大凡人情於外族則深於宗廟則薄所以先王制禮割愛厚親士庶猶然況當萬乘親王公主宗屬也舅氏外族也今朝廷公卿以至庶人據開元禮外祖父母及親舅喪服小功五月若親伯叔親兄弟卽服齊衰周年所以疎其外而密于內也有天下者尤不可使外戚強盛故

西漢有呂氏之移幾滅劉氏國朝有則天之篡殆革唐命皆非一朝一夕其所由來漸也今鄭光輟朝日數與親王公主同設使陛下速改詔命輟朝一日或兩日示其升降有差恩禮無僭使四方見陛下欽明之德青史傳陛下制度之文垂之百王播之芳烈臣愚不肖謬竊恩私實願陛下處於堯舜之上義軒之列所以甘心鼎鑊伏進危言優詔報之乃罷兩日

爲大夫三月蔣伸輔政景讓名素出伸右而宣宗擇宰相盡書羣臣當選者以名內器中禱憲宗神御前射取之而景讓名不得世謂除大夫百日有他官相者謂之辱臺景讓媿艱不能平見宰相自陳考深當代卽拜西川節度使以病丐致仕或諫公廉潔亡素儲不爲諸子謀邪景讓笑曰兒曹豈餓死乎書聞輒還東都以太子少保分司景讓復爲吏部

尚書新書卒年七十二贈諡曰孝始為左丞蔣伸坐晏

於家忠於國者飲此客肅然景讓起卒爵伸曰無宜於

公所善蘇滌裴夷直皆為李宗閔楊嗣復所擢故景讓

在會昌時抑厭不遷宣宗銜穆宗舊怨景讓建請遷敬

昭穆事下百官議不然乃罷德望稍衰矣然清素寡欲

門無雜賓李琢罷浙西以同里訪之避不見及去命斷

共騙石焉元和後大臣有德望者以居里顯景

讓宅東都樂和里世稱清德者號樂和李公云

景温字德登第後踐歷臺閣歷諫議大夫咸通中至工

部侍郎出為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累遷尚書

當國弟隱由博士遷水部員外郎材下資淺人疾其冒

無敢繩景温不許赴省時故事久廢景温既舉職人皆

躋其景莊亦至達官

張介然者蒲州猗氏人也本名六朗謹慎善籌算為郡

守在河隴及天寶中王忠嗣皇甫惟明哥舒翰相次為

節將竝委以營田支度等使進位衛尉卿仍兼行軍司

馬使如故及加銀青光祿大夫帶上柱國因入奏稱旨

特加賜賚介然乘間奏曰臣今三品合列棨戟若列於

帝城鄉里不知臣貴臣河東人也請列戟於故鄉元宗

曰所給可列故鄉京城佇當別賜介然拜謝而出仍賜

絹五百疋令宴集閭里以寵異之本鄉列戟自介然始

也哥舒翰追在西京薦為少府監安祿山將犯河洛以



兼守要害虜騎十萬所過殺戮煙塵亘天彌漫數十里
介然之衆聞吹角鼓譟之聲授甲不得氣已奪矣故至
覆敗凡旬六日城陷初元宗以祿山起逆於河南要路懸勝以
購其首又諭已殺其子慶宗等祿山入陳留北郭安慶
緒見勝白於祿山祿山于輿中兩手撫膺大哭數聲曰
我有何罪已殺我兒便縱凶毒前有陳留兵將降者向
萬人行列於路祿山命其牙將殺戮皆盡流血如川乃
斬介然於軍門祿山氣乃稍解頓師於陳留郭下以其
將李庭望爲節度鎮之十五載元宗贈介然工部尙書
與一子五品官

崔無詖者京兆長安人也本博陵舊族父從禮中宗韋
庶人之舅景龍中衛尉卿時中書令鄴國公蕭至忠才
位素高甚承恩顧救亡先女冥婚韋庶人亡弟無詖婚
至忠女后爲女家中宗爲兒家供擬甚厚時人爲之語
曰皇后嫁女天子娶婦及韋庶人敗至忠女亦死無詖
坐累久貶在外開元中爲益州司馬會楊國忠爲新都
尉與之歡甚國忠因事引用之累轉陝郡太守少府監
滎陽郡太守安祿山率衆南向無詖召募拒之及賊陷
陳留郡後凶威轉盛戈矛鼓角驚駭城邑兩宿及滎陽
乘城自墜如雨故無詖及官吏盡爲賊所虜

皆死賊手詔贈無詖

禮部尚書 諡曰毅勇 賊以其將武令珣鎮之

盧奕皇門監懷慎之少子也與其兄奐齊名大腹豐下
眉目疎朗謹愿寡欲不尚輿馬克己自勵開元中任京
兆司錄參軍天寶初為鄆縣令兵部郎中所歷有聲皆
如奐之所治也天寶八載轉給事中十一載為御史中
丞始懷慎與奐竝為中丞父子三繼清節不易時人
美之奕留臺東都又分知東都武部選事十四載安祿
山犯東都人吏奔散奕在臺獨居奕前遣妻子懷印間
道走京師自朝服坐
臺為賊所執即數祿山罪徐顧賊徒曰為人臣者當識
逆順我不蹈失節死何恨觀者恐懼奕臨刑
西向再拜而辭罵賊與李愷同見害元宗聞而憫之贈兵
不空口逆黨為變色

部尚書太常議諡博士獨孤及議曰盧奕剛毅朴忠直
方而清勵精吏事所居可紀天寶十四載洛陽陷沒于
時東京人士狼狽鹿駭猛虎磨牙而爭其肉居位者皆
欲保命而全妻子或先策高足爭脫羿殼或不恥苟活
甘飲盜泉奕獨正身守位義不去以死全節誓不辱勢
窘力屈以朝服就執猶慷慨感憤數賊梟獍之罪觀者
股栗奕不變其色而北面辭君然後受害雖古烈士方
之者鮮矣或曰洛陽之存亡操兵者實任其咎非執法
吏所能抗師敗將奔去之可也委身寇讐以死誰懟及
以為不然勇者禦而忠者守必社稷是衛則死生以之

危而去之是智免也於忠何有昔荀息殺其身於晉不食其言也仲由結纓於衛食焉不避其難也元冥勤其官而水死守位而忘軀也伯姬待保姆而火死先禮而後身也彼四人者死之日皆於事無補夫豈愛身而賈禍也以爲死輕於義故蹈義而捐生古史書之使事君者勸然則祿山之亂大於里克孔惺奕廉察之任切於元冥之官分命所繫不啻於保姆逆黨兵威甚於水火於斯時也能與執干戈者同其戮力挽之不來推之不去豈不以師可虧免不可苟身可殺節不可奪故全其特操於白刃之下孰與夫懷安偷生者同其風哉謹按

諡法圖國忘身曰貞秉德遵業曰烈奕執憲戎馬之間志藩王室可謂圖國國危不能拯而繼之以死可謂忘身歷官十一任言必正事必果而清節不撓去之若始至可謂秉德先黃門以直道佐時奕嗣之以忠純可謂遵業請諡曰貞烈從之

蔣清者故吏部侍郎欽緒之子舉明經調補太子校書

郎鞏縣丞東都留守李澄賢之表爲判官盧奕留之憲府清與諸兄溢

沈知名於時奕之被害清亦死焉贈禮部侍郎敬宗時錄其孫郾爲伊闕令

初清蒙難以秩卑不及諡大和初其出吏部郎中王高言之朝追諡曰忠

顏杲卿字昕瑯琊臨沂人與真卿同五世祖世仕江左五代祖之

推北齊黃門侍郎脩文館學士亡入周始家關內遂為
 長安人焉曾伯祖師古貞觀中祕書監自有傳曾祖勤
 禮崇文館學士祖甫曹王侍讀父元孫垂拱初登進士
 第考功員外郎劉奇榜其詞策文瑰俊拔多士聳觀歷
 官長安尉太子舍人亳州新書刺史卒杲卿以蔭受官
 調遂州司嘗為刺史詰讓正性剛直有吏幹色別白不為屈開元中與
 春卿弟曜卿竝以書判超等吏部侍郎席豫咨嗟推伏為魏州錄事參軍振舉綱
 目政稱第一遷范陽戶曹參軍安祿山天寶十四載攝
 常山太守時安祿山為河北河東採訪使常山在其部
 內其年十一月祿山舉范陽之兵詣闕杲卿及長史袁
履謙謁于道賜

杲卿紫袍履謙緋袍令與假子李欽湊以兵七千屯土
 門杲卿指所賜衣謂履謙曰與公何為著此履謙悟
 十二月十二日陷東都杲卿忠誠感發懼賊遂寇潼關
 即危宗社時從弟真卿為平原太守初聞祿山逆謀陰
 養死士招懷豪右為拒賊之計至是遣使告杲卿遺甥
至常山相與起義兵犄角斷賊歸路以紓西寇之勢杲
 卿乃與長史袁履謙前真定令賈深前內邱丞張通幽
 等謀開土門以背之杲卿入稱疾不視事使子泉明往
使平盧節度副使賈循取幽州謀泄祿山殺循以向潤
客牛廷玠守杲卿陽不事事委政履謙潛召處士權渙
郭仲邕時祿山遣蔣新書欽湊高邈率眾五千新書守
 定策李土門杲卿欲誅欽湊開土門之路時欽湊軍隸常山郡

屬欽湊遣高邈往幽州未還杲卿遣吏召欽湊至郡計
 事是月二十二日夜欽湊至杲卿辭城門不可夜開舍之於傳舍
 會飲既醉令袁履謙與參軍馮虔縣尉李栖默手力翟
 萬德等殺欽湊并殺其將潘惟慎賊黨殲投屍滹沱河中夜履謙以欽湊
 首見杲卿相與垂泣喜事交濟也是夜橐城尉崔安石
 報高邈還至蒲城即令馮虔翟萬德與安石往圖之詰
 朝高邈之騎從數人至橐城驛安石皆殺之俄而邈至
 安石給之曰太守備酒樂於傳舍邈方據廳下馬馮虔
 等擒而執之是日賊將何千年自東都來趙郡馮虔萬
 德伏兵於醴泉驛千年至又擒之即日縛二賊將還郡

杲卿遣子安平尉泉明及賈深張通幽翟萬德函欽湊
 之首械二賊送於京師至太原節度使王承業留泉明
 賈深等寢杲卿之表厚遣泉明還陰令壯士翟喬承業賊于路喬不平告之故乃免承業
 自上表獻之以為己功元宗不之知擢拜承業大將軍
 牙官獲賞者百數元宗尋知杲卿之功乃加衛尉卿兼
 御史大夫以袁履謙為常山太守杲卿當作賈深為司馬杲
 卿既斬賊將收兵練卒乃檄告河北郡縣言朝廷以榮
 王為河北兵馬大元帥哥舒翰為副統眾三十萬即出
 土門遣郭仲邕領百騎為先鋒馳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日中傳數百里賊張獻誠方圍饒陽棄
 甲郡縣聞之趙鉅鹿廣平河間皆殺賊守將傳首常山遠近響應時

十五郡皆為國家所守時安祿山遣使段子傳李愬盧

奕之首徇河北至平原真卿殺賊使收藏愬等首清池

尉賈載亦斬偽署景城守劉元道傳首於平原饒陽郡

守盧全誠亦據郡舉兵會於真卿時常山平原二郡兵

威大振祿山方自率眾而西已至陝虢聞河北有變而

還乃命史思明蔡希德率眾渡河十五年正月思明攻

常山郡蔡希德自懷會師不涉旬賊急攻城城中兵少眾寡不敵求救於

業前已攘殺禦備皆竭其月八日城陷杲卿履謙為賊

所執賊脅使降不應取少子季明加刃頸上曰送於東

都思明既陷常山遂攻諸郡鄴廣平鉅鹿趙郡上谷博

陵文安魏郡信都復為賊守祿山見杲卿面責之曰汝

昨自范陽戶曹我奏為判官遂得光祿太常二丞便用

汝攝常山太守負汝何事而背我耶杲卿瞋目而報曰

我世為唐臣常守忠義縱受汝奏署復合從汝反乎且

汝本營州一牧羊羯奴耳叨竊恩寵致身及此天子負

汝何事而汝反耶祿山怒甚令縛於中橋南頭從西第

二柱節解之比至氣絕大罵不息賊鉤斷其舌曰復能

年六是日杲卿幼子誕姪詡及袁履謙皆被先截手足

何千年弟在傍含血噴其面因加割鬻路人見之流涕

杲卿宗子近屬皆被害張通幽以兄相賊譖杲卿于楊

忠義

安太守上其年二月李光弼郭子儀之師自土門東下

皇杖殺之復收常山郡杲卿履謙等妻女數百人繫之獄中光弼

破械出之令行喪服給遣周厚初杲卿被殺徇首於衢

髮持謁上皇是昔見夢帝寤為祭後莫敢收有張湊者得其

湊歸髮于其妻妻疑之髮若動云至德二年冬廣平

王收復兩京史思明以河朔歸國時真卿為蒲州刺史

乃令泉明於河北求訪血屬杲卿妹先適故榆次令張

景儋妹女流落賊中泉明一女亦落賊中俱索購錢三

萬泉明悉索所費購姑女而還比復納購已女遂失而

袁履謙已下父之將吏妻子奴隸等三百餘人轉徙賊

中窮窘無告泉明悉以歸蒲州真卿瞻給久之隨其所

詣而資送之泉明求其父屍於東都得其行刑者言杲

卿被害時先斷一足與履謙同坎瘞之及發瘞得屍果

無一足即日與履謙之屍各為一柩扶護還長安葬長安鳳

棲原遯季初履謙妻疑夫柩殮衣儉薄發棺視之一與

杲卿等履謙妻號踊感歎待之如父泉明之志行仁義

如此泉明有孝節喜振人之急既為承業所遣未至而

革送幽州間關得免肅宗拜泉明圍李光弼獲泉明裹以

盜人情翕然成都尹舉其課第一遷彭州司馬家貧居

官廉而孤貌相從百口軒粥不給無愠歎居母喪毀骨

立其行義當世以為難春卿倜儻美姿儀通當世務十

六舉明經拔萃高第調犀浦主簿嘗送徒於州亡其籍

至廷口記物色凡千人無所差長史陸象先異之轉蜀

尉蘇頌代為長史被譖繫獄為櫻欄賦自託頌遠出之

魏徵遠孫瞻罪抵死春卿為請玉真公主得不死時人

忠義

高其節終偃師丞臨終捉真卿臂曰爾當大吾族顧我
不得見以諸子諉汝後真卿主其昏嫁沈盈者亦某卿
 甥有行義明黃老學解褐博野尉與杲 乾元元年五月
 詔曰故衛尉卿兼御史中丞恒州刺史顏杲卿任彼專
 城志梟狂虜艱難之際忠義在心憤羣兇而慷慨臨大
 節而奮發遂擒元惡成此茂勲屬胡虜憑陵流毒方熾
 孤城力屈見陷寇讐身沒名存實彰忠烈夫仁者有勇
 驗之於臨難臣之報國義存於捐軀嘉其死節之誠未
 備飾終之禮可贈太子太保
諡曰忠節封其妻崔清河
 郡夫人初博士裴郁以杲
 卿不執政但諡曰忠議者不平故以二字諡焉
 明及宗子等皆贈五品官建中又贈杲卿司徒
 賈循者京兆華原人其先家常山父會有高節嘗稱疾

不答辟署里中號一龍親亡負土成墓廬其左手蔣松
 柏時號關中曾子卒縣人私諡曰廣孝徵君循有大畧
 禮部尚書蘇頲嘗謂今頗收及為益州表署列將敗吐
 蕃於西山三遷靜塞軍營田使張守珪北伐次灤河屬
 凍泮欲濟無梁循揣廣狹為橋以濟破虜而還以功擢
 游擊將軍榆關守捉使地南負海北屬長城林琅岑翳
 寇所蔽伏循調士斬木開道賊遁去范陽節度使李適
 之薦為安東副大都護安祿山兼平盧節度表為副遷
 博陵太守祿山欲擊奚契丹復奏循光祿卿兼副使知
 留後九姓叛祿山兼節度河東而循亦兼鴈門副之母

亡將葬宅有枯桑一夕再生芝出北塘人以為瑞元宗以循有功詔贈其父常山太守祿山反使循守幽州故杲卿招之以傾賊巢穴循許可為向潤客等發其謀賊縊之建中二年贈太尉諡曰忠

薛愿河東汾陰人父緡禮部郎中兄崇一尚惠宣太子女宜君縣主女弟為廢太子瑛妃愿坐宮廢貶官祿山之亂南陽節度使魯炆奏用愿為潁川太守本郡防禦使時賊已陷陳留滎陽汝南等郡方圍南陽潁川當其來往之路愿與防禦副使龐堅同力固守城中儲蓄無素兵力單寡自至德元年正月至十一月賊晝夜攻之

不息距城百里廬舍墳墓林樹開發斬徹殆盡而外救無至賊將阿史那承慶悉以銳卒併攻為木驢木鵝雲梯衝棚四面雲合鼓譟如雷矢石如雨力攻十餘日城中守備皆竭賊夜半乘梯而入愿堅俱被執送於東都將支解之或說祿山曰薛愿龐堅義士也人各為其主屠之不祥乃繫於洛水之濱屬苦寒一夕凍死堅

武德功臣玉之元孫

玉事隋為監門直閣李密據洛口玉以關中銳兵屬王世充擊

之百戰不勦世充歸東都秦王東狗洛玉率萬騎降高祖以隋舊臣禮之玉魁梧有力明軍法久宿衛習知朝廷制度帝顧諸將多不閑儀檢故授玉領軍武衛二大將軍使眾觀以為模矍出為梁州總管巴山獠叛玉梟其首餘黨四奔屬縣僚與反者州里親戚為賊游說言不可窮躡玉不聽下令軍中曰穀熟吾盡收以饋軍非

盡賊吾不反聞者懼相謂曰軍不止吾穀盡且餓死乃
共入賊營與所親相結斬渠長以降眾遂潰徙越州都
督召為監門大將軍太宗以耆厚令主東宮兵雖老不
怠大小之務無不親卒帝為廢朝贈幽州都督工部尚
書初妻邠王守禮女建寧縣主魯炅奏為潁川縣長史
兼防禦副使

張巡字巡蒲州河東人鄧州南陽人兄曉開元中監察御史兄

弟皆以文行知名巡聰悟有才幹舉進士三以書判拔

萃入等天寶中由太子通事舍人調授清河令有能名重義尚

氣節人以危窘告者必傾財以恤之秩滿還都於是楊國忠方專國權勢

可炙或勸一見且顯用答曰是必為國怪祥朝宦不可為也更調真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邑

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祿山之亂巡
赦餘黨莫不改行遷善政簡約民甚宜之

為真源令說譙郡太守令完城募市人為拒賊之勢天寶

十五載正月賊酋張通悟陷宋曹等州譙郡太守楊萬石降賊逼巡為長史使西迎賊軍巡率吏哭元元皇帝

祠遂起兵討賊從者千餘時吳王祗為靈昌太守奉詔糾率河南諸

郡練兵以拒逆黨濟南太守李隨副之巡與單父尉賈

賁各召募豪傑同為義舉率吏稱吳王兵擊宋州通悟走襄邑為頓邱令盧諶所殺賁引

軍進至雍邱巡與之合有眾二千時雍邱令令狐潮欲以其城降賊民

吏百餘人不從命新書潮附賊東敗淮陽兵虜其眾潮皆反接仆之於

地將斬之會賊來攻城潮遽出鬪新書潮暫出行部而反接者

自解其縛閉城門拒潮召賁賁與巡引眾入雍邱殺潮

妻子嬰城守備吳王祗承制授賁監察御史數日賊來

攻城賁出鬪而死巡乃合賁之眾城守

巡馳騎決戰身被創不顧士乃奉巡

主兵間道表諸朝騰賤祇府

令狐潮引賊將李廷望攻

圍累月賊傷夷大半

潮以賊眾四萬薄城人大恐巡諭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吾心

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乘之勢必折諸將曰善巡乃分千人乘城以數隊出身前驅直薄潮軍軍卻明日賊攻城設百樓巡柵城上束芻灌膏以焚焉賊不敢向巡伺隙擊之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裹瘡鬪潮遂敗走追之幾獲潮怒復率軍來然素善巡至城下請語巡曰本朝危蹙兵不能出關天下事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立盍相從以苟富貴乎巡曰古者父死於君義不報子乃銜妻孥怨假力於賊以相圖吾見君頭於通衢為百世笑奈何潮赧然去當此時王命不復通大將六人白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至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

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藁人還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慙益兵圍之薪水竭巡給潮欲引眾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逸潮不知其謀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而還為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自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百餘級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不復出七月潮率賊將瞿伯玉攻城遣偽使者四人傳賊命招巡巡斬以徇餘繫送祇所圍凡四月賊常數萬而巡眾纔千餘

祿山乃於雍邱北置杞州築城壘以絕餉路自是內外隔絕又相持累月賊鋒轉熾城中益困

是於河南節度使嗣號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俄而魯東平

楊朝宗謀趨寧

時許遠為睢陽守與城父令姚閻同守

陵絕巡餉路

忠義

睢陽城賊攻之不下初祿山陷河洛許叔冀守靈昌薛
 愿守穎川許遠守睢陽皆城孤無援愿守一年而城陷
 叔冀一年而自拔獨睢陽堅守賊將尹子奇攻圍經年
 巡以雍邱小邑儲備不足大寇臨之必難保守乃列卒
 結陣詐降至德二年正月也巡外失巨依拔眾保寧陵
 馬裁三百兵三千至睢陽
 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閻等合乃遣將雷萬春南霽雲
 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屍於汴水
 為不流朝宗夜去元宗聞而壯之授巡主客郎中兼御史中丞
 副河南節度使巡籍將士有功者請於巨巨纔授折衝
 果毅巡諫曰宗社尚危圍陵孤外渠可吝賞與賞巨不
 聽尹子奇攻圍既久城中糧盡易子而食折骸而爨人
 心危懼慮將有變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其下尹子
 琦將同羅突厥奚勁兵與朝宗合凡

十餘萬攻睢陽巡勵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遠自
 以材不及巡請稟軍事而居其下巡受不辭遠專治軍
 糧戰具前此遠將李滔救東平遂叛入賊大將田秀榮
 潛與通或以告遠曰晨出戰以碧帽為識視之如言盡
 覆其眾還輒曰吾誘之也請以精騎往易錦帽遠以告
 巡巡召登城讓之斬首示賊因出薄戰子琦敗獲車馬牛
 羊悉分士卒秋毫無入其家有詔拜巡御史中丞遠侍
 御史閻吏部郎中巡欲乘勝擊陳留子琦聞復圍城巡
 語其下曰吾蒙上恩賊若復來正有死耳諸君雖捐軀
 而賞不直勳以此痛恨聞者感慨乃椎牛大饗悉軍戰
 賊望兵少大笑巡遠親鼓之賊潰追北數十里其五月
 賊刈麥乃濟師巡夜鳴鼓嚴隊若將出賊申警俄息鼓
 賊覘城上兵休乃弛備巡使南霽雲等開門抵子琦所
 斬將拔旗有大酋被甲引拓羯千餘騎麾幟乘城招巡
 巡陰縋勇士數十人墮中持鉤陌刀疆弩約曰聞鼓聲
 而奮酋恃眾不為備城上謀伏發禽之弩注矢外向救
 兵不能前俄而縋士復登陴賊皆愕胎乃按甲不出巡
 欲射子琦莫能辨因刺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
 子琦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一發中左目賊還七月復圍
 城初睢陽穀六萬斛可支一歲而巨發其半饘濮陽濟

忠義

三

陰遠固爭不聽濟陽得糧卽叛至是食盡士日賦米一
勺斲木皮鬻紙而食才千餘人皆羸劣不能穀救兵不
至賊知之以雲衝傳堞巡出鉤干挂之使不得進篝火
焚梯賊以鉤車木馬進巡輒破碎之賊服其機不復攻
穿壕立柵以守巡士多餓死存者皆瘡傷氣乏巡乃出其妾對三軍殺之以饗
軍士曰請公爲國家戮力守城一心無二經年乏食忠
義不衰巡不能自割肌膚以啖將士豈可惜此婦人坐
視危迫將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強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
雀掘鼠煮乃括城中婦人旣盡以男夫老小繼之所食
人口二三萬人心終不離變賊將李懷忠過城下巡問君事胡幾何曰二暮巡曰君祖父官乎曰然君世受官食天子粟奈何從賊關弓與我確懷忠曰不然我昔爲將數死戰竟沒賊此殆天也巡曰自古悖逆終夷滅一日事平君父母妻子竝誅何忍爲此懷忠掩涕去俄率其黨數十人降巡前後說

降賊將甚多時賀蘭進明以重兵守臨淮許叔冀尚衡皆得其死力望莫巡遣帳下之士南霽雲夜縋出城如叔冀請師不肯救霽雲嫚罵馬上請決死鬪叔冀不敢應求援於進明引精騎三十冒圍出右射皆披靡旣見進明日睢陽存亡已決兵出進明與何益霽雲曰城或未下如已亡請以死謝大夫諸將張樂高會無出師意霽雲泣告之曰本州強寇凌逼重圍半年食盡兵窮計無從出初圍城之日城中數萬口今婦人老幼相食殆盡張中丞殺愛妾以啖軍人今見存之數不過數千城中之人分當餌賊但睢陽旣拔卽及臨淮皮毛相依理須援助霽雲所以冒賊鋒刃匍匐乞師謂大夫深念危亡言發響應何得晏安自處

殊無救恤之心夫忠臣義士之所為豈宜如此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嚙一指留於大夫示之以信歸報

本州因拔佩刀斷指一坐大驚為出涕卒不食去抽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輒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

志也霽雲自臨淮還睢陽繩城而入至真源李賁遺馬百匹次寧陵

得城使廉坦兵三千夜冒圍入賊覺拒之且戰且引兵

多死所至才千人方大霧巡聞戰聲曰此霽雲等聲也

乃啟門驅賊城中將吏知救不至慟哭累日賊知外援絕圍益急

眾議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十月癸丑

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亡且師飢眾行必不達

賊攻城士城陷巡與姚閻南霽雲許遠皆為賊所執眾見

病不能戰巡曰安之勿怖巡神氣慷慨每與賊戰大呼

誓師皆裂血流齒牙皆碎城將陷西向再拜曰臣智勇

俱竭不能成遏強寇保守孤城臣雖為鬼誓與賊為厲

以答明恩及城陷尹子奇謂巡曰聞君每戰皆裂嚼齒

皆碎何至此耶巡曰吾欲氣吞逆賊但力不遂耳子奇

以大刀剔巡口視其齒存者不過三數巡大罵曰我為

君父義死爾附逆賊犬彘也安能久哉子奇義其言將

禮之左右曰此人守義必不為我用素得士心不可久

留以刃脅降巡不屈又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

者敢不死是日與姚閻霽雲雷萬春等同被害巡年四

唯許遠執送洛陽初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所或曰用

亦以不屈死巨之走臨淮巡有姊嫁陸氏遮王勸勿行

不納賜百縑弗受為巡補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

被害巡長七尺鬚髯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
忘爲文章不立稟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
無不識更潮及子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
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問之答
曰古者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
之以齊進退今胡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出故吾止
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爲戰爾其器械
取之於敵未嘗自脩每戰不親臨行陣有退者巡已立
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爲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待
人無所疑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雖斷養必整衣見
之下爭致死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被圍久初殺馬
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
叛者城破遺民止四百而已始肅宗詔中書侍郎張鎰
代進明節度河西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
高適青川鄧景山四節度犄角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鎰
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鎰命書舍人蕭昕誅其行
時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旣糧盡不持滿按隊
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於是張澹李紆董南
史張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咸謂巡蔽遮江淮沮賊勢
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天

子下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荆州大都督霽雲開府儀
同三司再贈揚州大都督竝寵其子孫睢陽雍邱賜徭
稅三年巡子亞夫拜金吾大將軍遠子玫婺州司馬皆
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効尤
著者以顏杲卿袁履謙盧奕及巡遠霽雲爲上又贈姚
閻潞州大都督官一子貞元中復官巡他子去疾遠子
峴贈巡妻申國夫人賜帛百自是訖僖宗求忠臣後無
不及三人者大中時圖巡遠霽雲像於凌烟閣睢陽至
今祠享號
雙廟云

姚閻者浹州平陸人故相梁國公崇之姪孫父弁開元

初歷處州新書刺史閻性豪蕩好飲謔善絲竹歷壽安

尉城父令與張巡素相親善以守睢陽之功累加東至

德二年春加檢校尙書侍郎賈賁者故閻州刺史璿之

子也南霽雲者魏州頓邱人少微賤爲人操舟祿山反

李廷望以為先鋒遣至睢陽與張巡計事退謂人曰張
公開心待人真吾所事也遂留巡所巡固勸歸不去衡
齋金帛迎霽雲謝不受乃事巡巡厚加禮始被圍築臺
募萬死一生者數日無敢應俄有喑鳴而來者乃霽雲
也巡對泣下霽雲善騎射見賊百步內乃發無不應弦
斃子承嗣歷涪州刺史劉闢以無備謫永州雷萬春
者不詳所來事巡為偏將令狐潮圍雍邱萬春立城上
與潮語伏弩發六矢著面萬春不動潮疑刻木人謀得
其實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之令嚴矣潮
壁雍邱北謀襲襄邑寧陵巡使萬春引騎四百壓潮先
為賊所包巡突其圍大破賊潮遁去萬春將兵方畧不
及霽雲而強殺用命每戰巡任之與霽雲鈞巡之遣霽
雲萬春敗賊於寧陵也別將二十有五石承平李辭
陸元鎧朱珪宋若虛楊振威耿慶禮馬日昇張惟清廉
坦張重孫景趨趙連城王森喬紹俊張恭默祝忠李嘉
隱翟良輔孫廷皎馮顏其後皆死巡難四人逸其姓名
許遠者杭州鹽官人也世仕江右曾祖高陽公敬宗龍
朔中宰相自有傳遠清幹初從軍河西為磧西支度判

官章仇兼瓊鎮劔南又辟為從事慕其門欲以子妻之
遠辭兼瓊怒積他事中傷貶為高要尉後遇赦得還祿
山之亂不次拔將帥或薦遠素練戎事元宗召見拜睢
陽太守累加侍御史本州防禦使及賊將尹子奇攻圍
遠與張巡姚閭嬰城拒守遠與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為兄經年外救
不至兵糧俱盡而城陷尹子奇執送洛陽與哥舒翰程
千里俱囚之客省及安慶緒敗渡河北走使嚴莊皆害
之新書執送洛陽不屈死與此異初賀蘭進明與房瑄素不相叶及瑄
為宰相進明時為御史大夫瑄奏用進明為彭城太守
河南節度使兼御史大夫代嗣號王巨復用靈昌太守

許叔冀為進明都知兵馬使亦兼御史大夫重其官以
 挫進明虢王巨受代之時盡將部曲而行所留者揀退
 羸兵數千人劣馬數百匹不堪扞賊叔冀恃部下精銳
 又名位等於進明自謂匹敵不受進明節制故南霽雲
 之乞師進明不敢分兵懼叔冀見襲兩相觀望坐視危
 亡致河南郡邑為墟由執政之乖經制也大庾中巡子
去疾上書曰
 孽胡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遠各守一方巡及將校三十餘皆
 自遠分尹子琦分郡部曲各一方巡及將校三十餘皆
 割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巡臨命歎曰嗟
 乎人有可恨者賊曰公恨我乎答曰恨遠心不可得誤
 國家事若死有知當不赦於地下故遠心向背梁宋人
 皆知之使國威喪而巡功業隳敗則遠與臣不共戴天
 請追奪官爵以去疾證狀最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也且遠
 百官議皆以去疾證狀最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也且遠

本守睢陽凡屠城以生致主將為功則遠後巡死不足
 感若曰後死者與賊其先巡死死當叛可乎當此
 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
 者事載簡書若日星不可妄輕重議乃罷然議者紛紜
 不齊元和時韓愈讀李翰所為巡傳以為闕遠事非是
 其言曰二人者守死成名先後異耳二家子弟材下不
 能通知其父志使世疑遠畏死而服賊遠誠畏死何苦守
 而猶守雖甚愚亦知必死矣然遠之不畏死甚明又言
 城陷自所守此與兒童之見無異且人之將死其臟腑
 必有先受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今從
 而尤之亦不達於理矣愈於褒貶尤慎故著之
 新書贊曰張巡許遠可為烈士矣夫矣以疲卒數萬嬰
 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
 牽掣首尾旣潰梁宋間大小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
 唐全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
 矣巡先死不為遠遠後死不為屈巡死三日而救至
 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昇名無窮不待留生
 而後顯也唯宋三葉章聖皇帝東巡過其廟留駕裴
 回咨巡等雄挺盡節異代著金石刻贊明厥忠與夷

齊餓踣西山孔子
稱仁何以異云

程千里京兆^{年萬}人身長七尺骨相魁岸有勇力本磧西
募人累以戎勲官至安西副都護天寶十一載授御史
中丞十二載兼北庭都護充安西北庭節度使突厥首
領阿布思先率眾內附隸朔方軍元宗賜姓名曰李獻
忠李林甫遙領朔方節度用獻忠為副將後有詔移獻
忠部落隸幽州獻忠素與祿山有隙懼不奉詔乃叛歸
磧北數為邊患元宗憤之命千里將兵討之十二載十
一月千里兵至磧西以書喻葛祿邏令其相應獻忠勢
窮歸葛祿邏部葛祿邏縛獻忠并其妻子及帳下數千

人送之千里飛表獻捷天子壯之十三載三月千里獻
俘於勤政樓斬之於朱雀街以功授右金吾衛大將軍
同正仍留佐羽林軍祿山之亂詔千里於河東召募充
河東節度副使雲中太守十五載正月遷上黨郡長史
特進攝御史中丞以兵守上黨賊來攻城屢為千里所
敗以功累加開府儀同三司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至
德二年九月賊將蔡希德圍城數以輕騎挑戰千里恃
其驍果開懸門率百騎欲生擒希德勁騎搏之垂將擒
而希德救兵至千里斂騎而退橋壞墜坑反為希德所
執仰首告諸騎曰非吾戰之過此天也為我報諸將士

乍可失帥不可失城軍人聞之皆泣下晝夜嚴兵城守賊竟不能拔送東都安慶緒捨之偽署特進囚之客省及慶緒敗走爲嚴莊所害其年十二月上御丹鳳樓大赦節文曰忠臣事君有死無二烈士徇義雖沒猶存李澄盧奕袁履謙張巡許遠張介然蔣清龐堅等卽與追贈訪其子孫厚其官爵其家口深加優恤自是赦恩無不該於節義而程千里終以生執賊庭不沾褒贈袁光庭者河西戍將天寶末爲伊州刺史祿山之亂西北邊戎兵入赴難河隴郡邑皆爲吐蕃所拔唯光庭守伊州累年外救不至虜百端誘說終不之屈部下如一

及矢石俱盡糧儲竭城將陷沒光庭手殺其妻子自刎而死建中初朝廷聞之贈工部尙書張興者東鹿人長七尺一飯至斗米肉十斤悍趨而辨爲饒陽裨將祿山反攻饒陽興開張禍福譬曉敵人而嬰城彌年衆心遂固滄趙已陷史思明引衆傅城興擐甲持陌刀重五十斤乘城賊將入興一舉刀輒數人死賊皆氣懾城破思明縛之馬前好謂曰將軍壯士能屈節當受高爵對曰昔嚴顏一巴郡將猶不降張飛吾大郡將安能委身逆虜今日幸得死然願以一言爲誠思明曰云何興曰天子遇祿山如父子今乃反大丈夫不

能爲國掃除反爲其下何哉思明曰將軍不觀天道邪
我上起兵二十萬直趨洛陽天下大定以偏師叩函谷
守將面縛唐亡固矣興曰桀紂秦隋窮人力舉四海與
爲怨故商周漢唐因得代之而有神器皇帝無違德祿
山非數帝賢是苟延歲月終卽擒耳思明怒鋸解之且死
罵曰吾能哀強死兵敗賊衆軍中凜然爲改容

蔡廷玉幽州昌平人事安祿山未有聞與朱泚同里閉
少相狎近泚爲幽州節度使奏署幕府廷玉有沈畧善
與人交內外愛附泚多所叩咨數遣至京師當是時幽
州兵最強財雄士驕悍日思并吞不知有上下禮法廷

玉問語泚曰古未有不臣而能推福及子孫者公南聯
趙魏北奚虜兵多地險然非永安計一日趙魏反噬公
乃沸鼎魚耳不如奉天子剗多難可勒勲鼎彝若何泚
善之廷玉陰欲耗其力則諷泚出金幣禮士又勸歸貢
賦助天子經費獻牛馬係道儲詹爲殫因勸泚入朝泚
將聽諸校怒縛廷玉辱之廷玉無撓辭泚不忍殺囚歲
餘出之謂曰而亦悔乎廷玉曰導公爲逆卽悔勉公爲
善何悔爲復繫滿歲問曰能省過否不爾且死對曰不
殺我公得名殺我吾得名泚不能屈待如初又有朱體
微者亦泚腹心廷玉有建白體微輒左右之故泚愈信

桀傲稍革廷玉遂葺朝事泚乃奏涿州爲永泰軍薊州
靜塞軍瀛州清夷軍莫州唐興軍置團練使以支郡隸
屬盧龍軍稍削而泚內畏弟滔逼已滔亦勸泚入朝乃
以軍屬滔廷玉體微共白泚公入朝爲功臣首後務至
重須誠信者乃可付滔雖大弟多變不情如假以兵是
嫁之禍也泚不聽二人隨泚到朝德宗爲太子時知廷
玉名及見禮眷殊渥泚統幽州行營爲涇原鳳翔節度
使詔廷玉以大理少卿爲司馬體微爲要籍滔有請於
泚或不順廷玉必折之俾循故法滔已破田悅寢傲肆
自用左右有惡廷玉者妄云素毀滔欲四分燕廷玉倡

之體微和之滔表言二人離間骨肉請殺於有司亦遺
泚書云云泚恚滔奪其軍不從會滔以幽州叛帝示滔
表而泚亦白發其書乃歸罪於二人貶廷玉柳州司戶
參軍體微南浦尉以慰滔滔使謀伺諸朝曰上若不殺
廷玉當謫去得東出洛我且縛致麾下支解之將行帝
勞廷玉曰爾姑行爲國受屈歲中當還廷玉至藍田驛
人白左巡使鄭詹商於道險不可往詹追使趨潼關廷
玉告子少誠少良曰我爲天子不血刃下幽十一城欲
裂其壤使不得桀而敗於將成天助逆耶今更使我出
東都此殆滔計吾不可以辱國比至靈寶自投於河宰

相盧杞方疾御史大夫巖郢欲逐之得廷玉死狀卽抵
詹死而斥出郢帝憫廷玉忠歸其柩厚賻之李晟平朱
泚少誠等適終喪晟表丐追贈廷玉并官一子而帝方
招來涖寢其奏遂已

邵真者恒州節度使李寶臣之判官也累加檢校司封
郎中兼御史中丞專掌文翰寶臣深所信任寶臣死其
子惟岳擅領父衆李正巳田悅遣人說惟岳同叛真泣
諫曰先公位兼將相受國厚恩大夫纒經之中遽欲違
命同鄰道之惡違先公之志必不可也田悅與我密邇
絕之又恐速禍正巳稍遠絕之易耳但令悅使還報請

徐思其宜執正巳使於京師因請致討朝廷必嘉大夫
之忠而旌節可得惟岳然之令真草奏將發孔曰吏胡
震謂惟岳曰此事非細請與將吏會議長史畢華曰先
公與二道親好二十餘年一朝背之伏恐生事今執其
來使送於京師大善脫未爲朝廷所信正巳兵強忽來
襲城孤軍無援何以敵之不若仍舊勿絕徐觀其變惟
岳又從之真又勸惟岳遣其弟惟簡入朝仍遣軍吏薛
廣嗣詣河東節度馬燧軍求保薦田悅屯兵束鹿聞其
謀遣人謂惟岳曰邵真惑亂軍政必速殺之不然吾且
討其罪矣惟岳懼遂殺真朝廷聞而嘉之贈戶部尙書

符璘者字元亮沂州臨沂人田悅之將父令奇初為盧龍軍裨將會幽州亂挈璘奔昭義節

度使薛嵩署為軍副嵩卒田承嗣盜其地引令奇為右職初馬燧李抱真李芄等破

田悅於洹水燧等進屯魏州令奇密語璘曰吾閱世事多矣自安史干紀無噍類

吾觀田氏覆亡無時安用苟旦夕係縲京師宗族屠地汝能委質朝廷為唐忠臣吾亦名揚後世矣璘泣曰悅

忍人也近禍可畏答曰今王師四合吾屬俎中醢兒今行吾死不朽不行吾亦死尸壘逆地云何璘俯泣不能

對時悅與李納會於濮陽因請助兵納分麾下數千人

隨之至是納為河南諸軍所逼自濮陽奔歸濮州徵兵

於悅悅遣璘將三百騎護送之璘與父齧臂別納兵既歸遂悉

其眾降於燧燧署璘為軍副詔拜特進遷璘試太子詹事兼御史中

丞封義陽郡王實封一百戶璘父令奇初為悅部將自

是因璘之出遂令三子同降於燧悅怒執令奇令奇大

呼慢罵之令奇罵曰爾忘義背主旦夕死吾教子以順殺身庸何悔鈞死愈爾遠矣悅怒奮而起令

奇臨刑色不變年七十九悅族其家贈令奇戶部尚書璘聞父見害號絕泣血燧

表其寃加檢校左散騎常侍賜晉陽第一區神田五十

頃李懷光反詔燧討之璘介五千兵先濟河與西師合

從燧入朝為輔國大將軍賜靖恭里第一區藍田田四

十頃璘之降母匿里中獨免及悅死詔迎於魏賜宴別

殿璘居環衛十三年卒年六十五贈越州都督

趙曄字雲卿鄧州穰人其先自天水徙焉貞觀中主客

員外郎德言曾孫也父敬先殿中侍御史曄志學善屬

文開元中舉進士連擢科第補太子正字累授大理評

事貶北陽尉移雷澤河東二丞河東採訪使韋陟以曄

事貶北陽尉移雷澤河東二丞河東採訪使韋陟以曄

事貶北陽尉移雷澤河東二丞河東採訪使韋陟以曄

事貶北陽尉移雷澤河東二丞河東採訪使韋陟以曄

履操清直頗推敬之表爲賓僚陟罷陳留採訪使郭納復奏曄爲支使及安祿山陷陳留因沒於賊時有京兆韋氏夫任畿官以不供賊軍遇害韋被逆賊沒入爲婢江西觀察使韋儂族兄弟也曄哀其冤抑以錢贖之俾其妻置之別院厚供衣食而曄竟不面其人明年收復東都曄以家財資給而訪其親屬歸之識者咸重焉乾元初三司議罪貶晉江尉數年改錄事參軍徵拜左補闕未至福建觀察使李承昭奏爲判官授試大理司直兼監察御史試司議郎兼殿中侍御史入爲膳部比部二員外膳部倉部二郎中祕書少監曄性孝悌敦重交

友雖經艱危不改其操少時與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蕭穎士李華邵軫同志友善故天寶中語曰殷顏柳陸蕭李邵趙以其重行義敦交道也而曄早擅高名在宦途五十年累經貶謫蹇躓備至入仕三十年方霑省官身在郎署子嘗徒步官旣散曹奉祿單寡衣食不充以至亡歿服名檢者爲之歎息建中四年冬涇原兵叛曄竄於山谷尋以疾終追贈華州刺史子宗儒別有傳孟華史失其何所人初事李寶臣爲府官屬論議姪姪不回同舍疾之王武俊斬李惟岳遣華至京師陳事德宗問河朔利害華對稱旨擢檢校兵部郎中兼侍御史

朱滔與武俊謀解田悅之圍帝詔華還諭欲亂其謀華
至讓武俊曰安史未覆滅時大夫觀其兵自謂天下可
取今日何汨汨且上於大夫恩甚厚將遷康中丞他州
而歸我深趙自古忠臣未有不先大公而後得高官者
大夫何望於失地邪夫藥苦口者利病大夫後日思愚
言悔無逮或曰華入朝私奏便宜欲傾我故得顯職武
俊惑之然以華舊人未忍奪其職卒進援悅華從至臨
清稱病還恒州武俊令子察所爲乃闔門謝賓客武俊
知不足忌無殺華意旣僭稱王授禮部侍郎不肯起嘔
血死

周曾者本李希烈部將與王玠姚憺韋清志相善號四
公子希烈反曾密得其計一二以告李勉玠爲許州鎮
遏使會哥舒曜拔汝州希烈遣曾往拒曾欲引軍據蔡
使玠爲應憺清居中謀取希烈密求藥毒希烈不死曾
之行希烈使假子十人從次襄城知其謀以告希烈使
李克誠率驟軍千人劫曾殺之而收其兵并殺玠憺始
約事覺毋相引清懼陽說希烈曰今兵寡恐不能就事
請乞師朱滔希烈然之至襄邑奔劉洽德宗贈曾太尉
玠司徒憺工部尙書擢清安定郡王實封戶二百又有
呂賁康秀琳梁興朝賈樂卿侯先欽皆死希烈之難贈

賁秀琳尚書左右僕射與朝等皆職尚書遣蕭昕致祭
境上命李勉哥舒曜訪其家子孫詔雖三世有非常降
一等曾無後貞元中女及曾兄子鄴爭襲封有司奏曾
首謀歸順身死賊手陛下錫真食不幸絕嗣宜令鄴以
五十戶奉祀女亦封五十戶

石演芬本西域胡人也以武勇爲朔方邠寧節度兵馬
使兼御史大夫李懷光養爲子累至右武鋒都將時懷
光軍屯三橋將與朱泚通謀演芬乃使門客郢成義密
疏且言懷光無狀請罷其總統成義至奉天乃反以其
言告懷光子璀璀密告其父懷光乃召演芬責之曰以

爾爲子奈何欲破我家今死可乎演芬對曰天子以公
爲腹心公上負天子安可責演芬且演芬胡人不解異
心欲守事一人幸免呼爲賊死常分也懷光使左右鬻
食之皆曰此忠烈士也可令速死乃以刀斷其頸德宗
追思義烈贈兵部尚書仍賜錢三百千又捕得郢成義
於朔方戮之先是詔懷光鐵券懷光奉詔倨慢左都將
張名振大呼軍門曰太尉見賊不擊天使到不迎固將
反耶且安史兩賊僕固懷恩今皆族滅公欲何爲是資
忠義之士立功勲耳懷光聞之召謂曰我不反爲賊強
盛須蓄銳俟時耳無幾懷光引軍入咸陽名振曰公乃

言不反今此來何也何不急攻朱泚收復京城以圖富貴懷光曰名振病狂使左右殺之

張仵建中初以澤潞將鎮臨洛田悅攻之仵度兵力不能出戰嚴設守備嬰城拒守賊不能拔累月攻之益急士多死傷糧儲漸乏救兵未至仵知事不濟無以激士心乃悉召將卒於軍門命其女出拜之謂曰將士辛苦守戰仵之家無尺寸物與公等獨有此女幸未嫁人願出賣之爲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大哭曰誓爲將軍死戰幸無慮也會馬燧與太原之師至與衆合擊悅於城下大敗之仵乘勢出戰士卒無不一當百圍解以功遷泗

州刺史在州十餘年拜右金吾衛大將軍詔未至病卒

貞元二十一年贈尙書右僕射有子重政軍吏欲立爲

郡將重政母徐氏固拒不從奔告淮南節度使王錡乃免詔曰前昭

義軍泗州行營衙前兵馬使大中大夫試太子賓客兼

監察御史張重政門有勲力惟推義勇夙聞克家之美

常稱撫衆之才近者其父初亡羣小扇惑誘以奇計俾

職軍麾而重政與其母兄號泣固拒遂全懇願奔告元

戎不爲利回成其先志於家爲孝子在國爲忠臣軍政

又安行義昭著念茲名節感歎良深宜洽恩榮俾宏激

勸禮無避於金革理當由於權奪戎章憲府式示兼崇

其心授祕書郎

或言太薄

轉太子舍人寶應初

來填辟為襄陽節度參軍

拜刑部

新書禮部

員外郎

宜城楚昭王廟塹地廣九十畝

魏

少遊奏授著作郎兼侍御史終於襄州

濟生子因其官字曰禮闈曰憲

臺而禮闈死憲臺更名逢幼而孤及長耕宜城野自力讀書不謁州縣歲饑節用以給親里大穰則振其餘於

鄉黨貧狹者朋友有緩急輒出家貲周贍以義

聞逢常以父名不得在國史欲詣京師自言

襄州節度使袁滋奏其節行

與權阜同科宜載國史 詔曰符風樹

節謂之立名歿加褒贈所以誘善故朝散大夫祕書省

著作郎兼侍御史甄濟早以文雅見稱於時嘗因辟召

亦佐戎府而能保堅貞之正性不履危機覩逆亂之潛

盟不從脅污義聲可傳於竹帛顯贈未賁於松楸藩方

所陳允叶彝典追加命秩以獎忠魂可贈祕書少監

逢與元稹善稹移書於史館脩撰韓愈曰濟棄去祿山及其

反有名號又逼致之執不起卒不污其名夫辨所從於

居易之時堅其操於利仁之世而猶選儒者之所不為

蓋佛人之心難而害已之避深也至天下大亂死忠者

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

若甄生者弁冕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直布衣一男

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不回不以不必顯而廢忠

不以不必誅而從亂在古與今蓋百一焉愈答曰逢能

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目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

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

得書矣由是父子俱顯名

劉敦儒開元朝史官左散騎常侍子元之孫敦儒母有
心疾非日鞭人不安子弟僕使不勝其苦皆逃遁他處
惟敦儒侍養不息體常流血及母亡居喪毀瘠骨立洛

忠義

早

中謂之劉孝子

留守韋夏卿表其行詔標闕於閭

元和中東都留守權

德輿具奏其至行詔曰孝子劉敦儒生於儒門稟此至

性王祥篤行起孝敬而不移曾參養志積歲年而罔怠

用宏勸獎而服官常分曹洛師俾遂私志可左龍武軍

兵曹參軍分司東都

後為起居郎

高沐勃海人父憑從事於宣武軍知曹州事李靈曜作

亂憑密遣使奏賊中事狀詔除曹州刺史無何李正已

盜有曹濮憑遂陷於賊數年卒沐貞元中進士及第以

家族在鄆李師古置為判官居數年師道擅襲每謀不

順沐與同列郭昉郭航李公度等必廣引古今成敗論之

前後說師道為善者凡千言其判官李文會孔目官林

英皆為師道信用乘間相與涕泣於師道前曰文會等

血誠憂尚書家事反為高沐輩所嫉尚書奈何不惜十

二州之城成高沐等百代之名乎復日夜讒構繇是漸

見疑忌令沐知萊州

新書事

沐上書盛夸山東煮海之饒得其地可以富國師道

謀皆露林英因奏事至京逼邸吏密報師道云高沐潛有

誠款至朝廷矣師道大怒李文會從而構成之沐遂遇

害於遷所而囚郭昉於萊州

新書濮州凡十年

其血屬皆徙遠

地

吳元濟拒命師道引兵攻彭城敗蕭沛數縣而還以緩王師昉為繕書藏衣絮間使郭航問道走武寧軍

見李愿請奇兵三千浮海擣萊淄賊倚海不為備且居皆罪人無與守始昉畏事洩署師道所信吏劉諒名以

遣愿白諸朝議者疑師道使爲之不得報航不敢循故道間關回遠還昉所未幾師道召航昉疑事露欲引決航曰事覺吾獨死君無患航卒自殺遂絕及王師討師道諸節度兵四入而彭城兵下魚臺金鄉李聽軍取海州若拾遺及淮西平師道漸懼李公度與其將李英曇頗用昉策乘其懼也說師道獻三州及入質長子初甚然之中悔將殺公度新書英曇賈直言聞之謂師道用事奴曰今大禍將至豈非高沐冤氣所爲又殺公度新書英曇是益其疾也乃止逐英曇於萊州未至縊殺之又有崔承寵楊偕陳右崔清皆以仗順爲賊所惡李文會呼爲高沐之黨沐遇害承寵等同被囚放郭昉名亞於沐雖不死備嘗困辱矣及劉悟平賊遽召李公度執手獻歛既除滑州節

度首辟昉及公度爲從事元和十四年四月詔曰圖難忘死爲臣之峻節顯忠旌善有國之令猷日者妖豎反覆侮我朝章而濮州刺史高沐劫在兇威潛輸忠款諷其不庭之咎將冀革心數其煮海之饒聿求利國伏奏必陳於逆節漏師常破其陰謀竟以盜憎遂死王事歿而不朽風聲凜然式表漏泉之澤且彰勁草之節可贈吏部尙書仍委馬總訪其遺骸以禮收葬優恤其家若有子孫具名聞奏航萊州人以氣聞師道署右職與昉世居齊初昉舉進士權德輿將取之聞其家賊中乃罷遂爲賊聘二人卒能以忠顯名賈直言者河朔舊族也父道冲新書名道以伎術得罪貶之

唐書高宗中忠義

賜酖於路直言偽令其父拜四方辭上下神祇伺使者
視稍怠即取其酖以飲遂迷仆而死明日酖洩於足而
復蘇代宗聞之減父死直言亦自此病瘥後從事於李
師道師道不恭朝命直言冒刃說者二與觀說者一師
道訖不從又畫縛載檻車狀而妻子及劉悟斬師道節
制鄭滑得直言於禁錮之間又嘉其所為因奏置幕中
後遷於潞亦與之俱行監軍劉承借與悟不平陰與慈
州刺史張汝謀縛悟送闕下以
汝代節度事泄悟以兵圍承借殺小使直言遽入責曰
司空縱兵脅天子使者是欲效李司空耶他日復為軍
中所指笑悟聞感悔悟纖微乖失直言必盡理箴規以
匿承借於第以免

是美譽日聞於朝穆宗以諫議大夫徵之悟拜章乞留

復授檢校右庶子兼御史大夫依前充昭義軍行軍司

馬悟用其言終身不虧臣節始悟子從諫貴甚見直言
輒衣紫擁笏以兵自衛直

言諫悟曰郎少年毋使襲山東態朝服可擅著耶悟死
從諫不發喪召大將劉武德等矯悟遺言與鄰道使共
表求襲位直言入讓曰父死不哭何面目見山東義士
乎從諫曰欲反耳直言仰天哭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
朝廷為功臣然以張汝故自謂不潔淋頭卒羞死郎今
日乃欲反耶從諫起抱直言項哭曰計窮而然直言曰
君何憂無土地今脅朝廷是速死耳若從武德謀吾見
劉氏為元濟矣從諫拜曰唯大夫救之直言乃自攝留
後使從諫居喪初從諫惟郵兵二後歷太子賓客大和
千同謀直言既折之軍中遂安

九年三月卒廢朝一日贈工部尚書

庾敬休字順之其先南陽新野人祖光烈與仲弟光先
祿山迫以為官皆潛伏奔竄光烈為大理少卿光先為

吏部侍郎父何當賊泚盜據宮闕與季弟倬逃竄山谷
何終兵部郎中敬休舉進士以宏詞登科授祕書省校
書郎從事宣州旋授渭南尉集賢校理遷右拾遺集賢
學士歷右補闕稱職轉起居舍人建言天子視朝宰相
羣臣以次對言可傳
後者承旨宰相示左右起居則載錄本送史官
如故事詔可既而執政以幾密有不可露罷之俄遷禮
部員外郎入為翰林學士遷禮部郎中罷職歸官又遷
兵部郎中知制誥丁憂服闋改工部侍郎權知吏部選
事遷吏部侍郎上將立魯王為太子慎選師傅改工部
新書侍郎兼魯王傅奏劔南西川山南西道每年稅茶
戶部及除陌錢舊例委度支巡院勾當權稅當司於上都召

商人便換大和元年戶部侍郎崔元畧與西川節度使
商量取其穩便遂奏請茶稅事使司自勾當每年出錢
四萬貫送省近年已來不依元奏三道諸色錢物州府
逗留多不送省請取江西例於歸州置巡院一所自勾
當收管諸色錢物送省所冀免有逋懸欲令巡官李瀆
專往與德裕遵古商量制置續具奏聞從之又奏兩川
米價騰踊百姓流亡請糶兩川闕官職田祿米以救貧
人從之再為尚書左丞大和九年三月卒於家敬休姿
容溫雅襟抱夷曠不飲酒茹葷不邇聲色著論善錄七
卷贈吏部尚書弟簡休亦至
工部侍郎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忠義

辛讜故太原尹雲京之孫壽州刺史晦之猶子也性慷慨重然諾專務賑人之急初事李暉主錢穀性廉勁遇事不處文法皆與之合罷居揚州年五十不求苟進有濟時匡難之志咸通十年龐勛亂徐泗時杜悛守泗州賊以郡當江淮要害極力攻之時兩淮郡縣皆陷悛守臨淮久之援軍雖集賊未解圍時讜寓居廣陵乃仗劍擊小艇趨泗口貫賊柵入城見悛素聞有義而不相面喜讜至握手謝曰判官李延樞方話子為人何遽至耶吾無憂矣讜亦謂悛可共事同悛生死時賊張甚眾皆南走獨讜北行讜未至悛憂之延樞知必來曰讜至可表為判官悛許諾俄而至悛喜曰圍急飛鳥不敢過君乃冒白刃入危城古人所不能乃勸解白衣被甲賊將李圓焚淮口讜曰事棘矣獨

出可以時賊三面攻城王師結壘於洪源新書作洪澤驛相

顧不前讜夜以小舟穿賊壘與楊文播李行實戊夜踰淮坎岸登馳三十里至

洪源驛見監軍郭厚本論泗州危急且宜速救厚本然

之淮南都將王公弁新書作袁公弁謂厚本曰賊眾我寡無宜

輕舉當俟可行讜坐中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

城陷在旦夕公等奉詔赴援而逗留不進更欲何為不

唯有負國恩丈夫氣義亦宜感發假如臨淮陷賊淮南

即是寇場公何獨存耶即欲揮刃向公弁厚本持之讜

望泗州大哭經日帳下為之流涕厚本義其心選勇士

三百新書五百隨讜入泗州讜曰足矣徧問士曰能行乎皆曰諾讜仆面於地泣以謝眾既

忠義

是

叩淮有人語曰賊破城矣讜將斬之眾為夜半斬賊柵
 請讜曰公等登舟吾赦其死士遽登以濟大呼由水門而入賊軍大駭既知援兵入裏擊賊大敗
 賊乃退舍人心遂固浙西觀察使杜審權遣大將翟行
 約率軍三千赴援屯蓮塘驛惛欲遣人勞之將吏皆憚
 其行讜曰杜相公以大夫宗盟急難相赴安得令使者
 無言而還即齎帛書幣犒其使危讜復請乞兵淮南與
 壯士徐珍十人持斧夜斬賊柵出見節度使令狐綯淮南大將李湘率師五千來
 援賊詐降敗於淮口湘與郭厚本皆為賊所執自是無
 援賊併兵急攻以鐵鎖斷淮流梯衝雲合凡周七月晝
 夜不息乘城之士不遑寢寐面目生瘡軍儲漸少分食

稀粥賴讜犯難仗義求救於淮北諸軍既而馬舉以大
 軍至復詣浙西見審權時皆傳泗州已陷疑讜為賊計
 可信審權乃許救合淮南兵五千鹽粟具方淮路梗不
 得進讜引兵決戰斬賊六百級乃克入城上權叫惛與
 下迎泣表其功於朝授監賊解圍而去初讜求救也過
 察御史圍凡十月乃解家十餘未嘗見
 妻子得糧累二十萬讜無子猶子山僧元老等寄在廣陵每出城
 則書二姓名謂惛曰志之得嗣為幸惛益感之於野有
 牛鬪眾畏奔踐讜直前兩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引觸
 竟折其角里人駭異屠牛以飯讜然讜癯短才及中人
 後貴力亦少衰云 賊平授讜泗州團練判官侍御史惛遷鄭滑
 節度讜亦從之為賓佐惛卒乃退歸江東以隱居為事
 後以功第一拜亳州刺史徙曹泗二州
 乾符末終嶺南節度使案此與舊書異

黃碣閩人也初爲閩小將喜學問軒然有志向同列有假其筆者碣怒曰是筆他日斷大事不可假後戰安南有功高駢表其能爲漳州刺史徙婺州治有績劉漢宏遣兵攻之兵寡不可守棄州去客蘇州董昌爲威勝軍節度使表碣自副久乃應及昌反碣諫曰大王拔田畝席貢輸之勤位將相非有勲業可紀今不能盡忠王朝乃自尊大一日誅滅無種矣桓文不侮周室曹操弗敢危漢今王僻嬰一城乃爲大逆何也碣請舉族先死不能見王之滅昌怒曰碣不順我邪斥出之碣移書幕府李滔曰順天建元以愚策之針可爲稍邪或竊其書示

昌昌令使者斬之使以首至昌詬曰賊負我三公不肯爲而求死邪抵溷中夷其家百口坎鏡湖之南同瘞焉昌敗有詔贈司徒求其後不能得昌已殺碣滔亦遇害乃召會稽令吳繅問策繅曰王爲真諸侯遺榮子孫而不爲乃作僞天子自取滅亡昌叱斬之族其家又召山陰令張遜知御史臺固辭曰王自棄爲天下笑且六州勢不助逆王據孤州以速死謂何遜不敢以身許王也昌惡之曰遜不知天意以邪說拒我囚之他日謂人曰我無碣繅遜何乏事卽害之

孫揆字聖圭刑部侍郎遜五世從孫也第進士辟戶部

唐書卷第二十四
巡官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京兆尹昭宗討李克用以
揆爲兵馬招討制置宣慰副使旣而更授昭義軍節度
使以本道兵會戰克用伏兵刀黃嶺執揆厚禮而將用
之曰公輩當從容廟堂何爲自履行陣也揆大罵不訕
克用怒使以鋸解之鋸齒不行揆謂曰死狗奴解人當
束之以板汝輩安知行刑者如其所言詈聲不輟至死
昭宗憐之贈左僕射
贊曰獸解觸邪草能指佞烈士徇義見危致命國有忠
臣亡而復存何以喪邦姦邪受恩

唐書卷第二十四

列傳五十五

唐書卷第二十四

孝友

李知本

張志寬

劉君良

宋興貴

張公

王君操

周智壽

智爽

任敬臣

從新書增

支叔才

從新書增

程袁師

從新書增

武宏度

從新書增

趙宏智

兄宏安

宏安曾孫

矜

矜子來章皆從新書增

陳集原

宋思禮

從新書增

鄭潛曜

從新書增

沈季詮

從新書增

許伯會

從新書增

元讓

唐書卷五十五 孝友

裴敬彝

裴守真

子子餘 曾孫行立 從新書增

李日知

崔沔

陸南金

張琇

梁文貞

崔衍

父倫 從新書增

丁公著

羅讓

父珣 從新書增

侯知道

從新書增 程俱羅

許法慎

從新書增

林攢

從新書增

陳饒奴

從新書增

王博武

從新書增

萬敬儒

從新書增

章全益

從新書增

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夫善於父母必能隱身錫類

仁惠逮於膺嗣矣善於兄弟必能因心廣濟德信被於宗族矣推而言之可以移於君施於有政承上而順下令終而善始雖蠻貊猶行焉雖窘迫猶亨焉自昔立身揚名未有不偕孝友而成者也前代之史官所傳孝友傳多錄當時旌表之士人或微細非眾所聞事出閭里又難詳究今錄衣冠盛德眾所知者以為稱首至於州縣薦飾者必覆其殊尤可以勸世者亦載之

新書序曰唐受命二百八

十八年以孝悌名通朝廷者多閭巷刺草之民皆得書於史官萬年王世貴長安嚴待封涇陽田伯明華原韓難陀華州王瞿曇鄭縣辛法汪郭士舉張長郭士度鄭迪柳仁忠能君德劉崇甘元爽韓子尙韓思約下邳張萬徹朝邑申屠思恭呂昂鶻張元亮靈臺孫智和新平馮猛將宜川司馬芬洛交周崇俊洛川何善宜博陵

崔定仁冀州燕遺倩貝州馬衡滄州鄭士才清池孫楚
信劉賢渤海邊鳳舉瀛州朱寶積樂陵蘇伏念邯鄲章
徵雞澤馮仁海郭守素文安董相武邑王達多張邱感
張藝朗暨孫師才張義節沙河趙君惠南樂谷感德魏
縣毛仁武城茹智達歷亭王師威李肆仁臨河李文綱
湯陰后斥奴鼓城彭思義陳玘田堤岳太原盧遺仁王
知道蒲州賈孝才解縣衛元表南岳張利見安邑曹文
行孫懷應相里志降楊王操邵元同張衡曹存勳李文
褒董文海李文秀張仙兒張公憲虞鄉董敬直河東張
金城呂神通呂雲呂志挺呂元光趙舉張祐姚熾張師
德馮巨源杜山藏河西郭文政伊闕任仲濟源榮璧汴
州張士巖陳留家師諒董允恭尉氏楊思貞中牟潘良
瑗暨子季通陽武時惠珣封邱楊嵩珪許田李願道胙
城蔡洪石善雄暨孫彥威朗山胡君才徐州皇甫恒彭
縣尹務榮荆州劉寶長壽史搏益州焦懷肅郭景華鄭
舉曹少微涪城趙烟資陽趙光寓黃昇梓潼馬冬王秦
李貞古巢縣張進昭萬載廖洪南陵蘇仲方鄱陽張讚
樂平謝惟勤沈普姜峒上饒鮑嘉福虞鎔真句容張常
洧弋陽張球李營暨子凝孫楚貴溪黃舟建昌熊士瞻

臨江袁鳴贛縣謝俊餘杭何公弁章成緬方宗建德何
起門桐廬祝希進諸暨張萬和蕭山李渭許伯會戴恭
俞僅信安徐知新徐惠謹東陽應先唐君祐睦州許利
川建陽劉常邵武黃巨張巨錢吳海泉山黃嘉猷承泰
王爽皆事親居喪著至行者萬年宋興貴奉先張郭澧
陽張仁興櫟陽董思寵湖城閻旻高平雍仙高湖城閻
鄴正平周思藝張子英曲沃張君密秦德方馬元操李
君則太平趙德儼隴西陳嗣北海呂元簡經城宋沈之
單父劉九江無棣徐文亮樂陵吳正表河間劉宣董永
安邑任君義衛開龍門梁神義賀見涉張奇異鄭縣王
元緒寇元童舒城徐行周睦州方良琨桐廬戴元益高
安宋練涇縣萬晏弋陽李植繁昌王丕皆數世同居者
天子皆旌表門閭賜粟帛州縣存問復賦稅有授以官
者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
以父母疾多割股肉以進又有京兆張阿九趙言奉天
趙正言滑清泌羽林飛騎啖榮祿鄭縣吳孝友華陰尹
義華潞州張光珙解縣南鍛河東李忠孝韓放鄆陵任
客奴絳縣張子英平原楊仙朝樂工段日昇河東將陳
涉襄陽馮子誠固雍孫八虞鄉張抱玉骨英秀榆次馮
秀誠封邱楊嵩珪劉浩清池朱庭玉弟庭金繁昌朱倅

歙縣黃芮左千牛薛鋒及河陽劉士約或給帛或旌表
門閭皆名在國史善乎韓愈之論曰父母疾亨藥餌以
是爲孝未聞毀支體者也苟不傷義則聖賢先衆而爲
之是不幸因而且死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安可旌
其門以表異之雖然委巷之陋非有學術禮義之資能
忘身以及其親出於誠心亦足稱者故列十七八焉廣
明後方鎮凌法跨地千里事不上聞孝悌篤行之士旌
命所不及載小說者名字不參見他書不可錄若李知
本張志寬之屬承上順下有禮讓君子之風故輯而序
之張士巖父病藥須鯉魚冬月水合有獺銜魚至前得
以供父父遂愈母病癰土巖吮血父亡廬墓有虎狼依
之焦懷肅母病每嘗其唾若味異輒悲號幾絕母終水
漿不入口五日負土成墳廬守日一食杖然後起繼母
歿亦如之張進昭母患狐刺左手墮而終及殯進昭截
左腕廬於墓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東安王末樂隋大
使梁子恭躬慰撫表其門高宗有事太山臨幸其居問
本末書忍字以對天子爲流涕賜
纈帛而去四人名頗著詳見於篇

李知本趙州元氏人後魏洛州刺史靈六世孫也父孝

端隋獲嘉丞初孝端與族弟太沖俱有世閥而太沖官
宦最高孝端方之爲劣鄉族爲之語曰太沖無兄孝端
無弟知本頗涉經史事親至孝與弟知隱甚稱雍睦子
孫百餘口財物童僕纖毫無間隋末盜賊過其閭而不
入因相讓曰無犯義門同時避難者五百餘家皆賴而
獲免知本貞觀初官至夏津令知隱至伊闕丞知本孫
瑱開元中爲給事中揚州刺史知隱孫顥有文詞亦歷
給事中太常少卿從祖兄弟凡爲給事者四人
張志寬蒲州安邑人隋末喪父哀毀骨立爲州里所稱
賊帥王君廓屢爲寇掠聞其名獨不犯其閭鄰里賴之

而免者百餘家後爲里正詣縣稱母疾急求歸縣令問其狀對曰母嘗有所苦志竟亦有所苦向患心痛知母有疾令怒曰妖妄之辭也繫之於獄馳驗其母竟如所言令異之慰喻遣去及丁母憂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手植松栢千餘株高祖聞之遣使就弔授員外散騎常侍賜物四十段表其門閭

劉君良瀛州饒陽人也累代義居兄弟雖至四從皆如同氣尺布斗粟人無私焉大業末天下饑饉君良妻勸其分枿乃竊取庭樹上鳥鵲交置諸巢中令羣鳥鬪競舉家怪之其妻曰方今天下大亂爭鬪之秋禽鳥尙不

能相容况於人乎君良從之分別後月餘方知其計中夜遂攬妻髮大呼曰此卽破家賊耳召諸昆弟哭以告之是夜棄其妻更與諸兄弟同居處情契如初屬盜起閭里依之爲堡者數百家因名爲義成堡武德七年深州別駕楊宏業造其第見有六院唯一飼子弟數十人皆有禮節咨嗟而去貞觀六年詔加旌表又有宋興貴者雍州萬年人累世同居躬耕致養至興貴已四從矣高祖聞而嘉之武德二年詔曰人稟五常仁義爲重士有百行孝敬爲先自古哲王經邦致治設教垂範皆尙於斯叔世澆訛人多僞薄修身克已事資誘勸

朕恭膺靈命撫臨四海愍茲弊俗方思遷導宋興貴立
操雍和志情友穆同居合巹累代積年務本力農崇謙
履順宏長名教敦勵風俗宜加褒顯以勸將來可表其
門閭蠲免課役布告天下使明知之興貴尋卒

鄆州壽張人張公藝九代同居北齊時東安王高永樂
詣宅慰撫旌表焉隋開皇中大使邵陽公梁子恭亦親
慰撫重表其門貞觀中特敕更加旌表麟德中高宗有
事秦山路過鄆州親幸其宅問其義由其人請紙筆但
書百餘忍字高宗爲之流涕賜以縑帛

王君操萊州卽墨人也其父隋大業中與鄉人李君則
鬪競因被毆殺君操時年六歲其母劉氏告縣收捕君
則棄家亡命追訪數年弗獲貞觀初君則自以世代遷
革不慮國刑又見君操孤微謂其無復讎之志遂詣州
府自首而君操密袖白刃刺殺之刳腹取其心肝噉食
立盡詣刺史具自陳告州司以其擅殺戮問曰殺人償
死律有明文何方自理以求生路對曰亡父被殺二十
餘載聞諸典禮父讎不可同天早願圖之久而未遂常
懼亡滅不展寃情今大恥旣雪甘從刑憲州司據法處
死列上其狀太宗特詔原免

周智壽者

新書作同
蹄智壽

雍州同官人其父永徽初被族人

安吉所害智壽及弟智爽乃候安吉於途擊殺之兄弟相率歸罪於縣爭為謀首官司經數年不能決鄉人或證智爽先謀竟伏誅臨刑神色自若顧謂市人曰父讎已報死亦何恨智壽頓絕衢路流血徧體又收智爽屍舐取智爽血食之皆盡見者莫不傷焉

豫州人許坦年十歲餘父入山採藥為猛獸所噬即號叫以杖擊之獸遂奔走父以得全太宗聞而謂侍臣曰坦雖幼童遂能致命救親至孝自中深可嘉尚授文林郎賜帛五十段

博州聊城人王少元者父隋末於郡西為亂兵所害少

元遺腹生年十餘歲問父所在其母告之因哀泣便欲求屍以葬時白骨蔽野無由可辯或曰以子血霑父骨即滲入焉少元乃刺其體以試之凡經旬日竟獲父骸以葬盡體病瘡歷年方愈貞觀中本州聞薦拜徐王府

參軍高宗時絳州人趙師舉父為人殺師舉幼母改嫁仇家不疑師舉長為人傭夜讀書久之手殺讐人詣官自陳帝原之武后時下邳人徐元慶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變姓名為驛家保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殺之自囚詣官后欲赦其死左拾遺陳子昂議曰先王立禮以進人明罰以齊政枕干仇敵人子義也誅罪禁亂王政綱也然無義不可訓人亂綱不可明法聖人修禮治內飾法防外使守法者不以禮廢刑居禮者不以法傷義然後暴亂銷廉恥興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元慶報父讐束身歸罪雖古烈士何以加然殺人者死畫一之制也法不可二元慶宜伏辜傳曰父讐不同天勸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慶宜赦臣聞刑

所以主遏亂也仁所以利崇德也今報父之讐非亂也
行子之道仁也仁而無利與同亂誅是日能刑未可以
訓然則邪由正生治必亂作故禮防不勝先王以制刑
也今義元慶之節則廢刑也跡元慶所以義動天下以
其志生而趨其德也若釋罪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虧其
義非所謂殺身成仁全死亡生之節臣謂宜正國之典
寘之以刑然後旌間墓可也時躋其言後禮部員外郎
柳宗元駁曰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
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
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不得並也
誅其可旌茲謂濫贖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
矣若師韞獨以私怨奮吏氣虐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
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處心積慮以衝
讐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
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父不免於
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
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
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禮之所謂讐者
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
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春秋傳曰

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此推刃之道復
讐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
不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
是必達禮而聞道者也夫達禮聞道之人豈以王法為
敵讐者哉議者反以為戮贖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
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

任敬臣字希古棗州人五歲喪母哀毀天至七歲問父
英曰若何可以報母英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從學
汝南任處權見其文驚曰孔子稱顏回之賢以為弗如
也吾非古人然見此兒信不可及十六刺史崔樞欲舉
秀才自以學未廣遜去又三年卒業舉孝廉授著作局
正字父亡數殞絕繼母曰而不勝喪謂孝可乎敬臣更
進饘粥服除遷祕書郎休沐闔門誦祕書監虞世南器

其人歲終書上考固辭召爲宏文館學士俄授越王府西閣祭酒當代王再表留進朝請郎舉制科擢許王文學復爲宏文館學士終太子舍人

支叔才定州人隋末荒饑夜丐食野中還進母爲賊執欲殺之告以情賊閔其孝爲解縛母病癱叔才吮瘡注藥及亡廬墓有白鵲止廬傍高宗時表異其家至德間有常州人王遇弟遐俱爲賊執將釋一人兄弟相讓死賊感其意盡縱之

程袁師宋州人母病十旬不褫帶藥不嘗不進代弟戍洛州母終聞訃日走二百里因負土築墳號癯人不復識改葬曾祖以來閱二十年乃畢常有白狼黃蛇馴墓左每哭羣鳥鳴翔永徽中刺史狀諸朝詔吏敦駕旣至不願仕授儒林郎還之

武宏度士彘兄之子補相州司兵叅軍永徽中父卒自徐州被髮徒跣趨喪所負土築塋晨夕號日一溢米素芝產廬前狸擾其旁高宗下詔褒美旌其門

趙宏智洛州新安人後魏車騎大將軍肅孫父元軌隋陝州刺史宏智早喪母事父以孝聞學通三禮史記漢書隋大業中爲司隸從事武德初大理卿郎楚之應詔舉之授詹事府主簿又預修六代史初與祕書丞合狐

德芬齊王文學袁朗等十數人同修藝文類聚轉太子舍人貞觀中累遷黃門侍郎兼宏文館學士以疾出為萊州刺史宏智事兄宏安同於事父所得俸祿皆送於兄處及兄亡哀毀過禮事寡嫂甚謹撫孤姪以慈愛稱稍遷太子右庶子及宮廢坐除名尋起為光州刺史永徽初累轉陳王師高宗令宏智於百福殿講孝經召中書門下三品及宏文館學士太學儒者並預講筵宏智演暢微言備陳五孝學士等難問相繼宏智酬應如響高宗怡然曰朕頗耽墳藉至於孝經偏所習覩然孝之為德宏益實深故云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是知孝

道之為大也顧謂宏智宜畧陳此經切要者以輔不逮

宏智對曰昔者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

微臣顓愚願以此言奉獻帝甚悅賜綵絹二百疋名馬

一匹尋遷國子祭酒仍為崇賢館學士四年卒年八十

二諡曰宣有文集二十卷宏安亦終國子祭酒曾孫矜舉明經調舞陽主簿吳少誠

反以縣歸徙襄城主簿賜牙緋歷襄陽丞客死柳州官為斂葬後十七年子來章始壯自襄陽往求其喪不得野哭再闕旬卜人秦訓為筮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宜遇西人深目而髯乃得其實明日有老人過其所問之得矜墓直舍北遂歸葬宏安墓次時人哀來章孝皆為出涕云

陳集原隴州開陽人也代為嶺表酋長父龍樹欽州刺

史集原幼有孝行父纔有疾即終日不食永徽中喪父嘔

血數升枕服苦廬悲感行路資財田宅及僮僕三十餘人並以讓兄弟則天時官至左豹韜衛將軍

宋思禮字過庭事繼母徐爲聞孝補蕭縣主簿會大旱井池涸母羸疾非泉水不適口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諸庭味甘寒日不乏汲縣人異之尉柳晃爲刻石頌其孝感

鄭潛曜者父萬鈞駙馬都尉滎陽郡公母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寢疾潛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齷面主疾侵刺血爲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翼日主愈戒左右無敢言後尙臨晉長公主歷

太僕光祿卿

沈季詮字子平洪州豫章人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爲怯季詮曰吾怯乎爲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哉貞觀中侍母度江遇暴風母溺死季詮號呼投江中少選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具禮祭而葬之

許伯會越州蕭山人或曰元度十二世孫舉孝廉上元中爲衡陽博士母喪負土成墳不御絮帛嘗滋味野火將逮塋樹悲號於天俄而雨火滅歲旱泉湧廬前靈芝生

元讓雍州武功人也弱冠明經擢第以母疾遂不求仕

躬親藥膳承侍致養不出閭里者數十餘年及母終廬於墓側蓬髮不櫛沐菜食飲水而已咸亨中孝敬監國下令表其門閭永淳元年巡察使奏讓孝悌殊異擢拜太子右內率府長史後以歲滿還鄉里鄉人有所爭訟不詣州縣皆就讓決焉聖厯中中宗居春宮召拜太子司議郎及謁見則天謂曰卿既能孝於家必能忠於國今授此職須知朕意宜以孝道輔弼我兒尋卒

裴敬彞絳州聞喜人也曾祖子通隋開皇中太中大夫母終廬於墓側哭泣無節目遂喪明俄有白鳥巢於墳樹子通弟兄八人復以友悌著名詔旌表其門鄉人至

今稱爲義門裴氏敬彞少聰敏七歲解屬文性又端謹宗族咸重之號爲甘露頂年十四侍御史唐臨爲河北

巡察使敬彞父智周時爲內

新書作臨誤

黃令爲部人所訟

敬彞詣臨論其寃臨大奇之因令作詞賦智周事得釋特表薦敬彞補陳王府典籤智周在官暴卒敬彞時在長安忽涕泣不食謂所親曰大人每有痛處吾卽輒然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事在不測得無戚乎遂請急還倍道言歸果聞父喪羸毀逾禮事母復以孝聞乾封初累轉監察御史時母病有醫人許仁則足疾不能乘馬敬彞每肩輿之以候母焉及母卒特詔贈以縑帛仍

官造靈輿服闋拜著作郎兼修國史儀鳳中自中書舍人歷吏部侍郎左庶子則天臨朝爲酷吏所陷配流嶺南尋卒

裴守真絳州稷山人也後魏冀州刺史叔業六世孫也父脊大業中爲淮南郡司戶屬郡人楊琳田瓚據郡作亂盡殺官吏以脊素有仁政相誠不許驚害仍令人護送脊及妻子還鄉貞觀中官至鄧令守真早孤事母至孝及母終哀毀骨立殆不勝喪復事寡姊及兄甚謹閨門禮則士友所推初舉進士及應八科舉累轉乾封郡屬永淳初關中大饑守真盡以祿奉供姊及諸甥身及

妻子麤糲不充初無倦色尋授太常博士守真尤善禮儀之學當時以爲稱職高宗時封嵩山詔禮官議射牲之事守真奏曰據周禮及國語郊祀天地天子自射其牲漢武唯封太山令侍中儒者射牲行事至於餘祀亦無射牲之文但親春射牲雖是古禮久從廢省據封禪祀禮曰未明十五刻宰人以鸞刀割牲質明而行事比鸞駕至時宰牲總畢天皇唯奠玉酌獻而已今祀前一日射牲事卽傷早祀日方始射牲事又傷晚若依漢武故事卽非親射之儀事不可行又神功破陣樂功成慶善樂二舞每奏上皆立對守真又議曰竊唯二舞肇興

謠吟攸屬贊九功之茂烈叶萬國之歡心義均韶夏用
兼賓祭皆祖宗盛德而子孫享之詳覽博記未有皇王
立觀之禮况升中大事華夷畢集九服仰垂拱之安百
蠻懷率舞之慶甄陶化育莫匪神功豈於樂舞別申嚴
敬臣等詳議奏二舞時天皇不合起立時並從守真議
會高宗不豫事竟不行及高宗崩時無大行凶儀守真
與同時博士韋叔夏輔抱素等討論舊事創爲之當時
稱爲得禮之中守真授中爲司府丞則天特令推究
詔獄務存平恕前後奏免數十家由是不合旨出爲汴
州司錄新書司馬累轉成州刺史爲政不務威刑甚爲人吏

所愛俄轉寧州刺史成州人送出境者數千人長安中

卒

贈戶部尚書

子子餘事繼母以孝聞舉明經累補鄠縣尉時同列李
朝隱程行誡皆以文法著稱子餘獨以詞學知名或問
雍州長史陳崇業子餘與朝隱行誡優劣崇業曰譬如
春蘭秋菊俱不可廢也景龍中爲左臺監察御史時涇
岐二州有隋代蕃戶子孫數千家司農卿趙履温奏悉
沒爲官戶奴婢仍充賜口以給貴幸子餘以爲官戶承
恩始爲蕃戶又是子孫不可抑之爲賤奏劾其事時履
温依附宗楚客等與子餘廷對曲直子餘詞色不撓履

温等詞屈從子餘奏為定開元初累遷冀州刺史政存寬惠人吏稱之又為岐王府長史加銀青光祿大夫十

四年卒諡曰孝時程行謚貞中書令張說嘆曰二諡可無媿矣子餘居官清

儉友愛諸兄弟兄弟六人皆有志行次第巨卿衛尉卿

耀卿別有傳曾孫行立重然諾學兵有法母亡泣血幾毀以軍勞累授沁州刺史遷衛尉少卿口

陳願治民試一縣自效除河東令寬猛時當由蘄州刺史遷安南經略使環王國叛人李樂山謀廢其君來乞

兵行立不受命部將杜英策討斬之歸其孥蠻人悅服英策及范廷芝者皆谿洞豪也隸於軍他經略使多假

借暴恣干治行立陰把其罪貸之許自効故能得英策死力廷芝常休沐久不還行立召之約曰軍法踰日者

斬異時復然爾且死後廷芝踰期行立答殺之以尸還范氏更為擇良子弟以代於是威聲風行徙桂管觀察

使黃家洞賊叛行立討平之俄代桂仲武為安南都護銳於立功為時所訾召還道卒年四十七贈右散騎常

侍

李日知鄭州滎陽人也舉進士天授中累遷司刑丞時

用法嚴急日知獨寬平無冤濫嘗免一死囚少卿胡元

禮請斷殺之與日知往復至於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

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答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

死法因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神龍初為給事中

日知事母至孝時母老嘗疾病日知取急調侍數

日而鬢髮變白尋加朝散大夫其母未受命婦邑號而

卒將葬發引吏人齋告身而至日知於路上即時殞絕

久之乃蘇左右皆哀慟莫能仰視巡察使衛州司馬路

敬潛將聞其孝悌之跡使求其狀日知辭讓不報服闋
累遷黃門侍郎時安樂公主池館新成中宗親往臨幸
從官皆預宴賦詩日知獨存規誡其末章日所願慙思
居者逸莫使時稱作者勞論者多之睿宗他日謂日向
時雖朕亦不敢諫
非公挺直景雲元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御史大夫
知政事如故明年進拜侍中先天元年轉刑部尚書罷
知政事頻乞骸骨請致事許之初日知將有陳請而不
與妻謀歸家而使左右飭裝將出居別業妻驚日家產
屢空子弟名宦未立何為遽辭職也日知日書生至此
已過本分人情無厭若恣其心是無止足之日及歸田

園不事產業但葺構池亭多引後進與之談讌開元三
年卒初日知以官在權要諸子弟纔總角皆結婚名族
時議以為失禮之中卒後少子伊衡以妾為妻費散田
宅仍列訟諸兄家風替矣

崔沔

字善冲

京兆長安人周隴州刺史士約元孫也自博

陵徙關中世為著姓父皚

祐甫傳名暉新書
宰相世系表名皓

庫部員外

郎汝州長史沔淳謹口無二言事親至孝博學有文詞
初應制舉對策高第俄被落第者所援則天令所司重
試沔所對策又工於前為天下第一由是大知名再轉
陸渾主簿秩滿調遷吏部侍郎岑義深賞重之謂人日

此今之郊詵也特表薦擢為左補闕累遷祠部員外郎
沔為人舒緩訥於造次當官正色未嘗撓沮睿宗時徵
拜中書舍人時沔母老病在東都沔不忍捨之固請間
官以申侍養更表陸渾尉郭鄰大樂丞封
希顏處士李喜以代己處由是改為虞
部郎中無何檢校御史中丞請發太倉粟及減苑囿鳥
獸所給以賑貧乏人賴其
利時監察御史宋宣遠恃盧懷慎之親頗犯法沔舉劾
之又姚崇之子光祿少卿彛留司東都頗通賓客廣納
賄賂沔又將按驗其事姚盧時在政事遽薦沔有史才
轉為著作郎其實去權也開元七年為太子左庶子母
卒哀毀逾禮常於廬前受弔賓客未嘗至於靈座之室

謂人曰平生非至親者未嘗升堂入謁豈可以存亡而
變其禮也中書令張說數稱薦之服闋拜中書侍郎元宗
以仙州數喪刺史欲廢之沔請治舞陽舞
陽故樊噲國也更名樊州帝不納州卒廢或謂沔曰今
之中書皆是宰相丞宣制命侍郎雖是副貳但署位而
已甚無事也沔曰不然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
方為濟理豈可俛默偷安而為懷祿士也自是每有制
敕及曹事沔多所異同張說頗不悅焉尋出為魏州刺
史雨潦敗稼沔
弛禁使人奏課第一徵還朝廷分掌吏部十詮事
以左散騎常侍
為集賢修撰以清直歷祕書監太子賓客三十三年
制令禮官議加籩豆之數與服制之紀太常卿常縉奏

請加宗廟之奠每座籩豆各十二外祖服請加至大功九月舅服加至小功五月堂姨堂舅舅母服請加至袒免時又令百官詳議可否沔建議曰竊聞識禮樂之情者能作達禮樂之文者能述述作之義聖賢所重禮樂之本古今所崇變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謂變者變其文也所謂通者通其情也祭祀之興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蘖汗尊抔飲則有元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為酒醴伏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元可存而不可測也祭

禮主敬可備而不敢廢也是以血腥爛熟元罇犧象靡不畢登於明薦矣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尚褻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此則節制之文也鉶俎籩豆簠簋罇鬯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讌饗賓客而周公制禮咸與毛血元酒同薦於先晉中郎盧諶近古之知禮著家祭禮者也觀其所薦皆晉時常食不復純用禮經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祭祀明矣是變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

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儀清廟時享禮饌畢陳用
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而
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
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割鮮擇美
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敕有
司祭如神在無或簡怠勗增虔誠其進貢珍羞或時物
鮮美考諸祠典無有漏落皆詳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
薦以類相從則新鮮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於籩豆之
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大羹古食也盛於瓿瓿古
器也和羹時饌也盛於銅銅時器也亦有古饌而盛於

時器故毛血盛於盤元酒盛於罇未有薦時饌而追用
古器者由古質而今文便於事也雖加籩豆十二未足
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兼倍之名近於侈矣魯
人丹桓宮之楹又刻其桷春秋書以非禮御孫諫曰儉德
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恭德而君納諸惡無乃不
可乎是不可以越禮而崇侈於宗廟也又據漢書藝文
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清廟之不
尚於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按太常奏狀今酌
獻酒爵制度全小僅未一合執持甚難不可全依古制
猶望稍須廣大竊據禮文有小爲貴者獻以爵貴其

小也小不及制敬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隨失釐正無待議而後革然禮失於敬猶奢而寧儉非大過也未知今制何所依準請兼詳令式據文而行又按太常奏狀外祖服請加至大功九月舅服請加至小功五月堂姨堂舅舅母請加至袒免者竊聞大道既隱天下爲家聖人因之然後制禮禮教之設本於正家家道正而天下定矣正家之道不可以貳總一之義理歸本宗所以父以尊崇母以厭降豈亡愛敬宜存倫序是以內有齊斬外服皆總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前聖所志後賢所傳其來久矣昔辛有適伊川見

有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往修新禮時改舊章漸廣渭陽之恩不遵洙泗之典及宏道之後唐隆之間國命再移於外族矣禮亡徵兆儻或斯見天人之際可不誠哉開元初補闕盧履冰嘗進狀論喪服輕重敕令僉議於時羣議紛拏各安積習太常禮部奏依舊定陛下運稽古之明特降別敕一依古禮事符典故人知向方式固宗盟社稷之福更圖異議竊所未詳時職方郎中韋述戶部郎中楊新書伯成作陽禮部員外郎楊仲昌監門兵曹劉秩等亦建議與沔相符俄又令中書門下參詳爲定於是宗廟之典籩豆每

座各加至六親姨舅爲小功舅母加緦麻堂姨至袒免
餘依舊定仍下制施行焉沔旣善禮經朝廷每有疑議
皆取決焉二十七年卒時年六十七贈禮部尙書

諡曰孝沔

儉約自持祿稟隨散宗族不治居室嘗作陋室銘以見志子祐甫至宰相別傳

陸南金蘇州吳郡人也祖士季從同郡顧野王學左氏
傳兼通史記漢書隋末爲越王侗記室兼侍讀侗稱制
授著作郎時王世充將行篡奪侗不平之謂士季曰隋
有天下三十餘載朝廷文武遂無烈者乎士季對曰見
危授命臣之宿心請因其啟事便加手刃事頗洩遂停
士季侍讀貞觀初爲太學博士兼宏文館學士尋卒南

金初爲奉禮郎開元初太常少卿盧崇道犯罪流嶺表
逃歸東都時南金以母喪在家崇道事急假稱弔賓造
南金言其情南金哀而納焉崇道俄爲讐人所發詔使
侍御史王旭按其事遂捕獲崇道連引南金旭遂繩以
重法南金弟趙璧詣旭自言藏崇道請代兄死南金固
稱弟實自誣身請當罪兄弟讓死旭怪而問其故趙璧
曰兄是長嫡又能幹家事亡母未葬小妹未嫁自惟幼
劣生無所益身自請死旭遂列上狀上嘉其友義並特
宥之南金由是大知名南金頗涉經史言行修謹左丞
相張說及宗人太子少保象先皆欽重之累轉庫部員

外郎以疾固辭不堪繁劇轉為太子洗馬卒年五十餘

張琇者蒲州解人也父審素為雋州都督在邊累載俄

有糾其軍中賊罪有陳纂仁者誣其敕監察御史楊汪

馳傳就軍按之纂仁復告審素與總管董堂禮謀反於

狀汪在路為審素黨與所劫對汪殺告事者堂禮不勝

以兵七百圍汪汪脅汪令奏雪審素之罪俄而州人鬪殺審素之

黨汪始得還至益州奏稱審素謀反因深按審素構成

其罪斬之籍沒其家琇與兄瑄以年幼坐徙嶺外尋各

逃歸累年隱匿汪後累轉殿中侍御史改名萬頃開元

二十三年瑄琇候萬頃於都城魏王挺刃殺之瑄雖年

長其發謀及手刃皆琇為之瑄時年十三琇少二歲瑄

琇所既殺萬頃繫表於斧刃自言報讐之狀便逃奔將

就江外殺與萬頃同謀構父罪者行至汜水為捕者所

獲時都城士女皆矜琇等幼稚孝烈能復父讐多言其

合矜恕者中書令張九齡又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固

言國法不可縱報讐上以為然因謂九齡等曰復讐雖

禮法所許殺人亦格律具存孝子之情義不顧命國家

設法焉得容此殺之成復讐之志赦之虧律格之條然

道路誼議故須告示乃下敕曰張瑄等兄弟同殺推問

款承律有正條俱各至死近聞士庶頗有誼詞矜其為

父復讐或言本罪寃濫但國家設法事在經久蓋以濟人期於止殺各申為子之志誰非狗孝之夫展轉相繼相殺何限咎繇作土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不能加以刑戮肆諸市朝宜付河南府告示決殺臨刑賜食瑋不能進瑋色自如曰瑋瑋既死士庶咸傷憫之為作哀誄下見先人復何恨

勝於衢路市人歛錢於死所造義井并葬瑋瑋於北邙又恐萬頃家人發之并作疑塚數所其為時人所傷如此

憲宗時衢州人余常安父叔皆為里人謝全所殺常安八歲已能謀復讐十有七年卒殺全刺史元錫奏輕比刑部尚書李鄜執不可卒抵死又富平人梁悅父為秦果所殺悅殺讐詣縣請罪詔曰在禮父讐不同天而法殺人必死禮法王教大端也二說異焉下尚書省議職方員外郎韓愈曰子復父讐見於春秋於禮記周

官若子史不勝數未有非而罪者最宜詳於律而律無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以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者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子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下之辭非百姓相殺也周官曰凡報仇讐者書於土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土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宜定其制曰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以聞酌處之則經無失指矣有詔以悅申寃請罪詣公門流循州穆宗世京兆人康買得年十四父憲責錢於雲陽張荏荏醉拉憲危死買得以荏趨悍救不足解則舉錘擊其首三日荏死刑部侍郎孫革建言買得救父難不為暴度不解而

皇朝通志 孝友

三

擊不為凶先王制刑必先父子之親春秋原心定罪周書諸罰有權買得孝性天至宜賜矜宥有詔減死

梁文貞號州閔鄉人少從征役比迴而父母皆卒文貞恨不獲終養乃穿墻為門磴道出入晨夕灑掃其中結廬墓側未嘗暫離自是不言三十年家人有所問但畫字以對其後山水衝斷驛路更於原上開道經文貞墓前由是行旅見之遠近莫不欽歎有甘露降瑩前樹白兔馴擾鄉人以為孝感所致開元初縣令崔季友刊石以紀之十四年刺史許景先奏文貞孝行絕倫泣血廬墓三十餘年請宣付史官是歲御史大夫崔隱甫廷奏恒州鹿泉人李處恭張義貞兩家祖父自國初已來異

姓同居至今三代百有餘年又青州北海人呂元簡四代同居至所畜牛馬羊狗皆異母共乳請加旌表仍編入史館制皆許之

崔衍

字著深州安平人

左丞倫之子

父倫字敘居父喪跣護柩行千里道路為流涕廬冢

彌年服除及進士第歷吏部員外郎安祿山反陷於賊不污偽官使子弟間表賊事賊平下遷晉州長史李齊物訟其忠授長安令封武邑縣男寶應二年以右庶子使吐蕃虜背約留二歲執倫至涇州逼為書約城中降倫不從更囚邏娑城閱六歲終不屈乃許還代宗見之為感動嗚咽即具陳虜情偽山川險易指畫帝前人服其詳遷尚書左丞以疾改太子賓客繼母李氏不慈於卒年七十一贈工部尚書諡曰敬
衍天寶末擢明經衍時為富平尉倫使於吐蕃久方歸李氏衣弊衣以見倫倫問其故李氏稱自倫使於蕃中衍不給

衣食倫大怒召衍責詬命僕隸拉於地袒其背將鞭之
衍涕泣終不自陳倫弟因聞之趨往以身蔽衍杖不得
下因大言曰衍每月俸錢皆送嫂處殷所具知何忍乃
言衍不給衣食倫怒乃解由是倫遂不聽李氏之譖調清
源令勸民力田懷附流亡觀及倫卒衍事李氏益謹李
察使馬燧表其能徙美原氏所生子郃每多取子母錢使其主以契書徵負於衍
衍歲爲償之故衍官至江州刺史而妻子衣食無所餘
後歷蘇虢二州刺史虢居陝華二州之間而稅重數倍
其青苗錢華陝之郊畝出十有八而虢之郊每徵十之
七衍乃上其事時裴延齡領度支方務聚歛乃給衍以

前後刺史無言者衍又上陳人困曰臣所治多是山田
且當郵傳衝要屬歲不登頗甚流離舊額賦租特望蠲
減臣伏見比來諸郡論百姓間事患在長吏因循不爲
申請不詣實不患朝廷不矜放有以不言受譴者未有
言而獲罪者陛下拔臣牧大郡委臣撫疲民臣所以不
敢顧望苟求自安敢罄狂瞽上干聖覽帝以衍詞理切
直乃特敕度支令減虢州青苗錢遷宣歙池觀察使政
務簡便人頗懷之其所擇從事多得名流時有位者待
賓僚率輕傲衍獨加禮敬幕中之士後多顯達貞元中
天下好進奉以結主恩徵求聚斂州郡耗竭韋臯劉贊

裴肅為之首贊死而衍代其位衍雖不能驟革其弊居宣州十年頗勤儉府庫盈溢及穆贊代衍宣州歲僅遂以錢四十二萬貫代百姓稅故宣州人不至流散

卒年六十

九貞元二十一年詔加

新書

工部尚書

衍儉約畏法室無妾媵祿稍周

於親族葬埋嫁娶倚以濟者數十家及卒不能藏喪表諸朝賜布帛三百段米粟稱之路應為觀察使以衍有惠在民言狀元和元年詔書

褒美賜一子官云諡曰惠

丁公著字平子蘇州吳郡人祖衷父緒皆不仕公著生三歲喪所親七歲見鄰母抱其子哀感不食因請於父絕粒奉道冀其幽贊父憫而從之年十七父勉令就學年二十一五經及第明年又通開元禮授集賢校書郎

秩未終歸侍鄉里不應請辟居父喪躬負土成墳哀毀之容人為憂之里間聞風皆敦孝悌觀察使薛苹表其行詔賜粟帛旌其門閭淮南節度使李吉甫慕其才行薦授太子文學兼集賢殿校理吉甫自淮南入相廷薦其行即日授右補闕遷集賢直學士尋授水部員外郎充皇太子及諸王侍讀著皇太子及諸王訓十卷轉駕部員外仍兼舊職穆宗即位未及聽政召居禁中詢訪朝典以宰相許之公著陳情詞意極切超授給事中賜紫金魚袋未幾遷工部侍郎仍兼集賢殿學士寵青宮之舊也知吏部選事公著知將欲大用以疾辭退固求

外官遂授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使二年授河南尹皆以清靜為理改尚書右丞轉兵部吏部侍郎遷禮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上以浙西新書浙東誤災寇詢求良帥命檢校戶部尚書領之詔賜米七萬碩以賑給浙民賴之改授太常卿以疾請歸鄉里未至而終年六十四贈右僕射廢朝一日著禮志十卷公著清儉守道每得一官未嘗不憂色滿容年四十四喪室以至終身無妓妾聲樂之好凶問至日中外痛惜之

羅讓字景宣

越州會稽人

祖懷操父珣官至京兆尹

珣寶應初詣闕

上書授太常寺太祝曹王臯領江西荆襄節度使常署幕府遷累副使臯卒軍亂劫府庫珣取首惡十餘人斬

以狗環棘庭中俾投所劫庫物一日皆滿乃貫餘黨召為奉天令中官出入係道吏緣以犯禁珣榜笞之雖死不置自是屏息擢廬州刺史民間病者捨醫藥禱淫祠珣下令止之修學宮政教簡易有芝草白雀淮南節度使杜佑上治狀賜金紫服再遷京兆尹請減平糶半以常賦充之人賴其利以老病求解徙太子賓客累封襄陽縣男卒讓少以文學知名舉進士應詔對策高等為咸陽尉丁父憂服闋尚衣麻茹菜不從四方之辟者十餘年李鄘為淮南節度使就其所居請為從事除監察御史轉殿中歷尚書郎給事中累遷至福建觀察使兼御史中丞甚著仁惠有以女奴遺讓者讓問其所因曰本某等家人兄姊九人皆為官所賣其留者唯老母耳讓慘然焚其券書以女奴歸其母入為散騎常侍未幾除

江西都團練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年七十一卒贈禮部
尚書子劭京字子峻進士擢第又登科讓再從弟詠誄
子劭權字昭衡進士擢第劭京劭權知名於時並歷清
貫

侯知道程俱羅者靈州靈武人居親喪穿坼作冢皆身
執其勞鄉人助者卽哭而卻之廬墳次哭泣無節知道
七年俱羅三年不止知道垢塵積首率夜半傳墳踴而
哭烏獸爲悲號李華作二孝贊表其行曰厥初生人有
君有親孝親爲子忠君爲臣兆自天命降及人倫背死
不義亡生不仁過及智就爲之禮文至哉侯氏創巨病

殷手足胼胝以成高墳夜黑颺動如臨鬼神哭無常聲
迴徹蒼旻苴斬三年爾獨終身嗟嗟程生其哀也均顧
後絕配瞻前無鄰又有何澄粹者池州人親病日痼俗
尙鬼病者不進藥澄粹剔股肉進親疾爲瘳後親沒伏
於墓哭踊無數以毀卒當時號青陽孝子士爲作誄甚
衆壽州安豐李興亦有至行柳宗元爲作孝門銘曰壽
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令上所部編戶毗興
父被惡疾歲月就亟興自刃股肉假託饋獻父老病已
不能啖宿而死興號呼撫臆口鼻垂血捧土就墳沾漬
涕洟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伏匿其中扶服頓踊晝夜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哭訴孝誠幽達神爲見異廬上產紫芝白芝廬中醴泉湧此皆陛下孝治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謹按興匹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耨耒爲業而能鍾彼醇孝超出古烈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堯如神之德宜加旌表合於上下請表其里間刻石明白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請制曰可銘曰懿厥孝思茲惟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經泣侍羸疾默禱隱冥引刃自嚮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高高曾不視聽創巨痛仍號於穹旻捧土濡涕頓首成墳招膺腐眦寒暑在廬草木悴死烏

獸踟躕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孝道爰興克修厥猷載籍是登在帝有虞以孝烝烝仲尼述經以教於曾惟昔魯侯見命夷宮亦有考叔寤莊稱純顯顯李氏實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慕里鄰神錫祕祉三秀靈泉帝命薦加亦表其門統一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

許法慎滄州清池人甫三歲已有知時母病不飲乳慘慘有憂色或以珍餌詭悅之輒不食還以進母後親喪常廬於塋有甘露嘉禾靈芝木連理白兔之祥天寶中表異其閭

林攢泉州莆田人貞元初仕爲福唐尉母羸老未及迎而病攢聞棄官還及母亡水漿不入口五日自挺箴作冢廬其右有白鳥來甘露降觀察使李若初遣官屬驗實會露晞里人失色攢哭曰天所降露禍我邪俄而露復集鳥亦回翔詔作二闕於母墓前又表其間蠲徭役時號闕下林家

陳饒奴饒州人年十二親併亡寡弱居喪又歲饑或教其分弟妹可全性命饒奴流涕身丐訴相全養刺史李復異之給資儲署其門曰孝友童子

王博武許州人會昌中侍母至廣州及沙涌口暴風母溺死博武自投於水嶺南節度使盧貞俾吏沈瓘獲二屍焉乃葬之表其墓曰孝子墓詔爲刻石

萬敬儒廬州人三世同居喪親廬墓刺血寫浮屠書斷手二指輒復生州改所居曰成孝鄉廣孝聚大中時表其家

章全益梓州涪城人少孤爲兄全啟所鞠母病全啟割股膳母而愈及全啟亡全益服斬衰斷手一指以報不畜妻僮僕處一室賣藥自業世傳能作黃金居成都四十年號章孝子卒年九十八

贊曰麒麟鳳凰飛走之類唯孝與悌亦爲人瑞表門賜

爵勸乃錫類彼禽者梟傷人害義

新書贊曰聖人治天下有道曰要在孝悌而已父子也兄弟也推而之國國而之天下建一善而百行從其失則以法繩之故曰孝者天下大本法其未也至匹夫單人行孝一概而凶盜不敢凌天子喟而旌之者以其教孝而求忠也故哀而著於篇

唐書卷第二百四十五

唐書卷第二百四十六

儒學上

列傳百六

徐文遠

陸德明

曹憲

許淹 李善 公孫羅 魏模從新書增

歐陽詢

子通 朱子奢

張士衡

賈公彥

子大隱從新書增

張後胤

孫齊邱從新書增

蓋文達

蓋文懿

谷那律

孫倚相新書增

倚相子崇義崇義子從政皆從

蕭德音

許叔牙

子子儒

敬播

劉伯莊

子之宏

秦景通

劉納言

羅道琮

古稱儒學家者流本出於司徒之官可以正君臣明貴賤美教化移風俗莫若於此焉故前古哲王咸用儒術之士漢家宰相無不精通一經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經決定由是人識禮教理致昇平近代重文輕儒或參以法律儒道既喪淳風大衰故近理國多劣於前古自隋氏道消海內版蕩彝倫攸斁戎馬生郊先代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及高祖建義太原初定京邑雖得之馬上而頗好儒臣以義寧三年五月初令國子學置生七十二員取三品已上子孫太學置生一百四十員

取五品已上子孫四門學生一百三十員取七品已上子孫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郡五十員下郡四十員上縣學並四十員中縣三十員下縣二十員武德元年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於祕書外省別立小學二年詔曰盛德必祀義存方策達人命世流慶後昆建國君人宏風闡教崇賢彰善莫尚於茲自八卦初陳九疇攸敘徽章互乖節文不備爰始姬旦匡翊周邦創設禮經允明典憲啓生人之耳目窮法度之本源化起二南業隆八百豐功茂德冠於終古暨乎王道旣衰頌聲不作諸侯力爭禮樂陵遲粵若宣父天資睿哲經綸齊魯之內

揖讓洙泗之間綜理遺文宏宣舊制四科之教歷代不刊三千之文風流無歇惟茲二聖道著羣生守祀不修明襲尚闕朕君臨區宇興化崇儒永言先達情深紹嗣宜令有司於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仍博求其後且以名聞詳考所宜當加爵土是以學者慕嚮儒教聿興至三年太宗討平東夏海內無事乃銳意經籍於秦府開文學館廣引文學之士下詔以府屬杜如晦等十八人爲學士給五品珍膳分爲三番更直宿於閣下及卽位又於正殿之左置宏文學館精選天下文儒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各以本官兼署學

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暇引入內殿講論經義商畧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召勳賢三品已上子孫充宏文館學生貞觀二年停以周公爲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以宣父爲先聖顏子爲先師大徵天下儒士以爲學官數幸國學令祭酒博士講論畢賜以束帛學生能通一大經已上咸得署吏又於國學增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太學四門博士亦增置生員其書算合置博士學生以備藝文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其元武門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有能通經者聽之貢舉是時四方儒士多抱負典籍雲會京師俄而高麗及百濟新羅高

昌吐蕃等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於國學之內鼓篋而升講筵者八千餘人濟濟洋洋焉儒學之盛古昔未之有也太宗又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考定五經頒於天下命學者習焉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十四年詔曰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宏正張譏隋何妥劉炫等並前代名儒經術可紀加以所在學徒多行其疏宜加優異以勸後生可訪其子孫見在者錄名奏聞當加引擢二十一年又詔曰左邱

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元伏虔何休王肅王弼杜元凱范甯等二十一人並用其書垂於國胄旣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太學可與顏子俱配享孔子廟堂其尊重儒道如此高宗嗣位政教漸衰薄於儒術尤重文吏於是醇醲日去華競日彰猶火銷膏而莫之覺也及則天稱制以權道臨下不愆官爵取悅當時其國子祭酒多授諸王及駙馬都尉準貞觀舊事祭酒孔穎達等赴上日皆講五經題至是諸王與駙馬赴上唯判祥瑞案三道而已至於博士助教唯有學官之名多

非儒雅之實是時復將親祠明堂及南郊又拜洛封嵩岳將取宏文國子生充齋郎行事皆令出身放選前後不可勝數因是生徒不復以經學爲意唯苟希僥倖二十年間學校頓時隳廢矣元宗在東宮親幸太學大開講論學官生徒各賜束帛及卽位數詔州縣及百官薦舉經通之士又置集賢院招集學者校選募儒士及博涉著實之流以爲儒學篇字疑誤下屬缺文

徐文遠

名曠以字行

洛州偃師人南齊司空孝嗣元孫其先

自東海徙家焉父澈梁祕書郎尚元帝女安昌公主而

生文遠屬江陵陷被虜於長安

客偃師

家貧無以自給其

兄休

新書名文林

鬻書爲事文遠日閱書於肆博覽五經尤

精春秋左氏傳時有大儒沈重講於太學聽者常千餘人文遠就質問數日便去或問曰何辭去之速答曰觀其所說悉是紙上語耳僕皆先已誦得之至於奧蹟之境翻似未見有以其言告重者重呼與議論十餘反重甚歎服之文遠方正純厚有儒者風竇威楊元感李密皆從其受學開皇中累遷太學博士詔令往并州爲漢王諒講孝經禮記及諒反除名大業初禮部侍郎許善心舉文遠與包愷褚徽陸德明魯達爲學官遂擢授文遠國子博士愷等並爲太學博士時人稱文遠之左氏

褚徽之禮魯達之詩陸德明之易皆爲一時之最文遠所講釋多立新義先儒異論皆定其是非然後詰駁諸家又出己意博而且辨聽者忘倦後越王侗署爲國子祭酒時洛陽饑饉文遠出城樵採爲李密軍所執密令文遠南面坐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曰老夫疇昔之日幸以先王之道仰授將軍時經興替倏焉已久今將軍屬風雲之際爲義衆所歸權鎮萬物威加四海猶能屈體宏尊師之義此將軍之德也老夫之幸也旣荷茲厚禮安不盡言乎但未審將軍意耳欲爲伊霍繼絕扶傾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爲莽卓乘危迫險則老夫耄矣

無能爲也密頓首曰昨奉朝命垂拜上公冀竭庸虛匡奉國難所以未朝見者不測城內人情且欲先征化及報復冤耻立功贖罪然後凱旋入拜天闕此密之本意惟先生教之文遠曰將軍名臣之子累顯忠節前受誤於元感遂乃斃墜家聲行迷未遠而迴車復路終於忠孝用康家國天下之人是所望於將軍也密又頓首曰敬聞命矣請奉以周旋及征化及還而王世充已殺元文都等兵權專制密又問計於文遠答曰王世充亦門人也頗得識之是人殘忍意又褊促旣乘此勢必有異圖將軍前計爲不諧矣非破王世充不可朝覲密曰嘗

謂先生儒者不學軍旅之事今籌大計殊有明畧及密
敗復入東都王世充給其廩食而文遠盡敬見之先拜
或問曰聞君踞見李密而敬王公何也答曰李密君子
也能受鄙生之揖王公小人也殺故人之義相時而
動豈不然歟後王世充僭號復以爲國子博士子士會
奔長安
世充怒絕其稟文
遠餓幾死數矣因出樵採爲羅士信獲之送於京師
復授國子博士武德六年高祖幸國學觀釋奠遣文遠
發春秋題諸儒設難蜂起隨方占對皆莫能屈封東莞
縣男年七十四卒官撰左傳音三卷義疏六十卷孫有
功自有傳

陸德明

名元朗
以字行

蘇州吳人也初受學於周宏正善言元

理陳大建中太子徵四方名儒講於承先殿德明年始

弱冠往參焉國子祭酒徐克

新書名
孝克

開講恃貴縱辯衆

莫敢當德明獨與抗對合朝賞歎解褐始興王國左常

侍遷國子助教陳亡歸鄉里隋煬帝嗣位以爲祕書學

士大業中廣召明經之士四方至者甚衆遣德明與魯

孔褒俱會門下省共相交難無出其右者授國子助教

越王侗署爲司
業入殿中授經

王世充僭號封其子

元恕

爲漢王署德

明爲師就其家將行束脩之禮德明恥之因服巴豆散

臥東壁下王世充子入跪牀前對之遺痢竟不與語遂

移病於成皋杜絕人事王世充平太宗徵爲秦府文學館學士命中山王承乾從其受業尋補太學博士後高祖親臨釋奠時徐文遠講孝經沙門惠乘講波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德明難此三人各因宗指隨端立義衆皆爲之屈高祖善之大喜曰三人者誠辨然德明一舉輒蔽可謂賢矣賜帛五十匹貞觀初拜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尋卒撰經典釋文三十卷老子疏十五卷易疏二十卷並行於世太宗後嘗閱德明經典釋文甚嘉之賜其束帛二百段子敦信龍朔中官至左侍極同東西臺三品檢校右相累封嘉興縣子以老疾致仕終大司成

曹憲揚州江都人也仕隋爲祕書學士每聚徒教授諸生數百人當時公卿已下亦多從之受業憲又精諸家文字之書自漢代杜林衛宏之後古文泯絕由憲此學復興大業中煬帝令與諸學者撰桂苑珠叢一百卷時人稱其該博憲又訓注張揖所撰博雅分爲十卷煬帝令藏於祕閣貞觀中揚州長史李襲譽表薦之太宗徵爲宏文館學士以年老不仕乃遣使就家拜朝散大夫學者榮之太宗又嘗讀書有所難字書所闕者錄以問憲憲皆爲之音訓及引證明白太宗甚奇之年一百五歲卒所撰文選音義甚爲當時所重初江淮間爲文選

學者本之於憲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魏模復相繼以

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興於代模武后時為左拾遺子景倩亦世其學以拾遺

召後歷度支員外郎

許淹者潤州句容人也少出家為僧後又還俗博物洽

聞尤精詁訓撰文選音十卷

李善者揚州江都人方雅清勁有士君子之風淹貫古

能屬辭故人號書簾明慶中累補太子內率府錄事參軍崇賢館

直學士兼沛王侍讀嘗注解文選分為六十卷表上之

賜絹一百二十匹詔藏於祕閣除潞王府記室參軍轉

祕書郎乾封中出為涇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周密配流

姚州後遇赦得還以教授為業諸生多自遠方而至又撰漢書辯惑三十卷載初元年卒子邕亦知名

公孫羅江都人也歷沛王府參軍無錫縣丞撰文選音義卷行於代

歐陽詢字信本潭州臨湘人陳大司空頤之孫也父紇陳

廣州刺史以謀反誅詢當從坐僅而獲免陳尚書令江

總與紇有舊收養之教以書計雖貌甚寢陋而聰悟絕

倫讀書即數行俱下博覽經史尤精三史仕隋為太常

博士高祖微時引為賓客及即位累遷給事中詢初學

王羲之書後更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為一時之絕人得

其尺牘文字咸以為楷範焉高麗甚重其書嘗遣使求之高祖嘆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彼觀其跡固謂其形魁梧耶嘗行見索靖碑觀之去數步復返及疲乃布坐至宿其傍三日乃得去其所嗜類此武德七年詔與裴矩陳叔達撰藝文類聚一百卷奏之賜帛二百段貞觀初官至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封渤海縣男年八十餘八十卒

子通少孤母徐氏教其父書每遺通錢給云質汝父書迹之直通慕名甚銳晝夜精力無倦遂亞於詢號大小褚遂良亦以書自名嘗問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答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君豈得此曰孰與詢曰吾聞詢不擇紙筆皆得如志君豈得此遂良曰然則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筆調固可貴尚遂良大喜通晚自矜重以

狸毛為筆覆以免毫管皆象犀非是未嘗書儀鳳中累遷中書舍人丁母憂

居喪過禮起復本官每入朝必徒跣至皇城門外直宿在省則席地藉藁非公事不言亦未嘗啓齒歸家必衣縗經號慟無恒自武德已來起復後而能哀感合禮者無與通比年凶未葬四年居廬不釋服家人冬月密以氈絮置所眠席下通覺大怒遽令徹之五遷垂拱中至殿中監賜爵渤海子天授元年拜夏官尚書二年轉司禮卿判納言事為相月餘會鳳閣舍人張嘉福等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通與岑長倩固執以為不可遂忤諸武意及長倩下獄坐大逆死來俊臣并引通同謀通雖被慘毒無異辭俊臣代占誅之為酷吏

所陷被誅神龍初追復官爵

朱子奢蘇州吳人也少從鄉人顧彪習春秋左氏傳後博觀子史善屬文隋大業中直祕書學士及天下大亂辭職歸鄉里尋附於杜伏威武德四年隨伏威入朝授國子助教貞觀初高麗百濟同伐新羅連兵數年不解新羅遣使告急乃假子奢員外散騎侍郎充使喻可以釋三國之憾雅有儀觀東夷大欽敬之三國王皆上表謝罪賜遺甚厚初子奢之使也太宗謂曰海夷頗重學問卿為大國使必勿籍其束脩為之講說使還稱旨當以中書舍人待卿子奢至其國欲悅夷虜之情遂為發

春秋左傳題又納其美女之贈使還太宗責其違旨猶

惜其才不至深譴令散官直國子學累轉諫議大夫宏

文館學士遷國子司業仍為學士帝嘗詔起居紀錄臧

失若何子奢曰陛下所舉無過事雖見無嫌然以此開後世史官之禍可懼也史官全身畏死則悠悠千載尚有聞乎池陽令崔文康坐事櫟陽尉魏禮臣劾治獄成御史言其枉禮臣訴御史阿黨乞下有司雜訊不如所言請死鞠報禮臣不實詔如請子奢曰在律上書不實有定罪今抵以死死者不可復生雖欲自新弗可得且天下惟知上書獲罪欲自言者皆懼而不敢申矣詔可子奢風流蘊籍頗滑稽又

輔之以文義由是數蒙宴遇或使論難於前十五年卒

張士衡瀛州樂壽人也父之新書慶齊國子助教士衡

九歲喪母哀慕過禮父友齊國博士劉軌思見之每為

掩泣謂其父曰昔伯饒號張曾子亦豈能遠過吾聞君子不親教當爲成就之及長軌思授以毛詩周禮又從熊安生及劉焯受禮記皆精究大義此後徧講五經尤攻三禮仕隋爲餘杭令以年老歸鄉里貞觀中幽州都督燕王靈夔備元纁束帛之禮就家迎聘北面師之庶人承乾在東宮又加旌命及至洛陽宮謁見太宗延之升殿賜食擢授朝散大夫崇賢館學士承乾見之問以齊氏滅亡之由緒對曰齊後主悖虐無度昵近小人至如高阿那瓌駱提婆韓長鸞等皆奴僕下才克險無賴是信是使以爲心腹誅害忠良疎忌骨肉窮極奢靡剝

喪黎元所以周師臨郊人莫爲用以至覆滅實此之由承乾又問曰布施營功德有果報否對曰事佛在於清淨無欲仁恕爲心如其貪恠無厭驕虐是務雖復傾財事佛無救目前之禍且善惡之報若影隨形此是儒書之言豈徒佛經所說是爲人君父當須仁慈爲人臣子宜盡忠孝仁慈忠孝則福祚攸永如或反此則殃禍斯及此理昭然願殿下勿爲憂慮及承乾廢黜敕給乘傳令歸本鄉十九年卒士衡旣禮學爲優當時受其業擅名於時者惟賈公彥爲最焉

賈公彥洛州永年人永徽中官至太學博士撰周禮義

疏五十卷儀禮義疏四十卷子大隱

儀鳳中為太常博士會太常仲春告

瑞太廟高宗問禮官何世而然大隱對曰古者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近世元日奏瑞則二月告廟告者必有薦本於始不得其時焉遷累中書舍人垂拱中博士周悰請武氏廟為七室唐朝為五下比諸侯大隱奏言秦漢母后稱制未有戾古越禮者悰損國廟數悖大義不可以訓武后不獲已偽聽之時皆服大隱沈正不詭從有體大臣

官至禮部侍郎時有趙州李元植又受三禮於公

彥撰三禮音義行於代元植兼習春秋左氏傳於王德

韶受毛詩於齊威博涉漢史及老莊諸子之說貞觀中

累遷太子文學宏文館直學士高宗時屢被召見與道

士沙門在御前講說經義元植辨論甚美申規諷帝深禮之後坐事左遷汜水令

新書巴令卒官

張後胤蘇州崑山人也

祖僧紹梁零陵太守

父冲有儒學隋漢王

諒出牧并州引為博士後胤從父在并州以學行見稱

時高祖鎮太原引居賓館太宗就授春秋左氏傳

義寧初為

齊王文學封新野縣公

武德中

擢員外散騎侍郎賜宅一區

累除燕王諮議參

軍貞觀中後胤上言陛下昔在太原問臣隋氏運終何

族當得天下臣奉對李姓必得公家德業天下繫心若

於此首謀長驅關右以圖帝業孰不幸賴此實微臣早

識天命太宗曰此事並記之耳因詔入賜宴言及平昔

從容謂曰今弟子何如後胤對曰昔孔子領徒三千達

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為萬乘主計臣功逾於先

聖帝令羣臣以春秋酬難帝曰朕昔受大義於君今尚記之後肩頓首謝曰陛下乃生知臣叨天功爲己力

也太宗甚悅賜良馬五匹拜燕王府司馬出爲睦州刺史乞骸骨帝

見其強力問欲何官因陳謝不敢帝曰朕從卿受經卿從朕求官何所疑後肩頓首願得國子祭酒授之遷

國子祭酒轉散騎常侍永徽初請致仕加金紫光祿大

夫給賜並同職事卒年八十三贈禮部侍郎新書尚書諡曰康陪葬

昭陵孫齊邱歷監察御史朔方節度使終東都留守諡曰貞獻子鑑別有傳

蓋文達冀州信都人也博涉經史尤明三傳性方雅美

鬚貌有士君子之風刺史竇抗嘗廣集儒生令相問難

其大儒劉焯劉軌思孔穎達咸在坐文達亦參焉旣論

難皆出諸儒意表抗大奇之問曰蓋生就誰受學劉焯

對曰此生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焯爲師首抗曰可

謂冰生於水而寒於水也武德中累受國子助教太宗

在藩召爲文學館直學士貞觀十年遷諫議大夫兼宏

文館學士十三年除國子司業俄拜蜀王師以王有罪

坐免十八年授崇賢館學士尋卒其宗人文懿亦以儒

業知名當時稱爲二蓋焉文懿者貝州宗城人也武德

初歷國子助教時高宗別於祕書省置學教授王公之

子時以文懿爲博士文懿嘗開講毛詩發題公卿咸萃

更相問難文懿發揚風雅甚得詩人之致貞觀中卒於

國子博士

谷那律魏州樂昌人也貞觀中累補國子博士黃門侍郎褚遂良稱為九經庫尋遷諫議大夫兼宏文館學士常從太宗出獵在塗遇雨因問油衣若為得不漏那律曰能以瓦為之必不漏矣意欲太宗不為畋獵太宗悅賜帛二百段永徽初卒官孫倚相仕為祕書省正字讐寶末為幽州大將以雄敢聞歷左金吾衛大將軍遂客薊門生子從政略涉儒學有風操事李寶臣歷定州刺史封清江郡王寶臣及張孝忠妻其女兄弟也寶臣初倚任晚稍疏忌從政乃闔門謝交游不事及惟岳知節度與田悅謀拒天子命從政諫曰上神斷絀諸侯欲致太平爾考與燕有切骨恨天子致討命帥莫先於燕誅怨復仇必盡力後已前日爾考誅大將百餘子弟存者常不平乘危相覆誰不能爾昔魏有洛相之圍王師四集身投零陵仰天垂泣不知所出賴爾考保佑頓兵不進而先帝寬厚僅獲赦貸不然田氏尚有種乎今悅竟

猶孰與承嗣爾又幼富貴不出戶庭便欲旅拒且人心難知天道難欺軍中諸將乘危投隙自古豈少哉今圖久安計莫若令爾兄惟誠攝留後爾速入宿衛則福祿可保矣不納從政塞門移疾不出惟岳所信王他奴等疑其怨望日伺之從政懼乃吐血即仰藥五日死曰吾不恨死而痛渠覆宗矣後惟岳被殺於王武俊如其揣云

蕭德言

字文行

雍州長安人齊尚書左僕射思話元孫也

本蘭陵人陳亡徙關中祖介梁侍中都官尚書父引陳

吏部侍郎並有名於時德言博涉經史尤精春秋左氏

傳好屬文

甫冠以國子生為岳陽王賓客陳亡徙關中詭浮屠服亡歸江南州縣部送京師仁壽中

授校書郎

貞觀中除著作郎兼宏文館學士

太宗欲知前代得失詔魏徵虞

世南褚亮及德言哀次經史百代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愛其書博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

也賜賚九渥

德言晚年尤篤志於學自晝達夜畧無休倦每

欲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言豈憚如此時高宗爲晉王詔德言受經講業及升春宮仍兼侍讀尋以年老請致仕太宗不許又遺之書曰朕歷觀前代詳覽儒林至於顏閔之才不終其壽游夏之德不逮其學惟卿幼挺珪璋早標美譽下帷閉戶包括六經映雪聚螢牢籠百代自隋季版蕩庠序無聞儒道墜泥塗詩書填坑穽眷言墳典每用傷懷頃年已來天下無事方欲建禮作樂偃武修文卿年齒已衰教將何恃所冀才德猶茂

臥振高風使濟南伏生重在於茲日關西孔子故顯於

當今令問令望何其美也念卿疲朽何以可言尋賜爵

封陽

新書武陽

縣侯十七年拜祕書少監兩宮禮賜甚厚二十三年累表請致仕許之高宗嗣位以師傳恩加銀青

光祿大夫

全給其祿遣通事舍人卽家致問乘輿至肅章門引見禮遇隆重由是晉府及東宮舊臣

子孫並增秩賜金

永徽五年卒於家年九十七高宗爲之輟朝

贈太常卿

諡曰博

文集三十卷曾孫至忠自有傳

許叔牙

字延基

潤州句容人少精於毛詩禮記尤善諷詠

貞觀初累授晉王文學兼侍讀尋遷太常博士升春宮加朝散大夫遷太子洗馬兼崇賢館學士仍兼侍讀嘗

撰毛詩纂義十卷以進皇太子太子賜帛百段兼令寫
本付司經局御史大夫高智周嘗謂人曰凡欲言詩者
必須先讀此書貞觀二十三年卒子子儒子儒字文舉亦
以學藝稱高宗時爲奉常博士長壽中官至天官侍郎宏文館學
士封潁川縣男子儒居選部不以藻鑑爲意委令史句直以
爲腹心法官之次子儒但高枕而臥時云句直平配由
是補授失序無復綱紀道路以爲口實其所註史記竟
未就而終

敬播蒲州河東人也貞觀初舉進士俄有詔詣祕書內
省佐顏師古孔穎達修隋史尋授太子校書史成遷著

作郎

新書佐郎

兼修國史與給事中許敬宗撰高祖太宗實

錄自創業至於貞觀十四年凡四十卷奏之賜物五百
段太宗之破高麗名所戰六山爲駐蹕播謂人曰聖人
者與天地合德山名駐蹕此蓋以鑿輿不復更東矣卒
如所言時梁國公房元齡深稱播有良史之才曰陳壽
之流也元齡以顏師古所注漢書文繁難省令播撮其
機要撰成四十卷傳於代尋以撰實錄功遷太子司議
郎時初置此官極爲清望中書令馬周歎曰所恨資品
妄高不獲歷居此職參議晉書播與令狐德棻陽仁卿
李巖等四人總其類會刑部奏言準律謀反大逆父子

皆坐死兄弟處流此則輕而不懲望請改從重法制遣
百寮詳議播議曰昆季孔懷天倫雖重比於父子性理
已殊生有異室之文死有別宗之義今有高官重爵本
蔭唯迨子孫祚土錫珪餘光不及昆季豈有不沾其蔭
輒受其辜背禮違情殊爲太甚必期反茲春令踵彼秋
荼創次骨於道德之辰違深文於措刑之日臣將以爲
不可詔從之永徽初拜著作郎與許敬宗等撰西域圖
後歷諫議大夫給事中並依舊兼修國史又撰太宗實
錄從貞觀十五年至二十三年爲二十卷奏之賜帛三
百段後坐事出爲越州都督府長史

徙安州

龍朔三年卒

官播又著隋畧二十卷

劉伯莊徐州彭城人也貞觀中累除國子助教與其舅
太學博士侯孝遵齊爲宏文館學士當代榮之尋遷國
子博士其後又與許敬宗等參修文思博要及文館詞
林龍朔中兼授崇賢館學士撰史記音義史記地名漢
書音義各二十卷行於代子之宏亦傳父業則天時累
遷著作郎累修國史卒於相王府司馬睿宗卽位以故
吏贈祕書少監

秦景通常州晉陵人也與弟暉尤精漢書當時習漢書
者皆宗師之常稱景通爲大秦君暉爲小秦君若不經

其兄弟指授則謂之不經師匠無足採也景通貞觀中
累遷太子洗馬兼崇賢館學士其官及職為漢書學者
又有劉納新書作訥言亦為當時宗匠納言乾封中歷都水
監主簿以漢書授沛王賢及賢為皇太子累遷太子洗
馬兼克侍讀常撰俳諧集十五卷以進太子及東宮廢
高宗見而怒之詔曰劉納言收其餘藝參侍經史自府
入宮久淹歲月朝遊夕處竟無匡贊闕忠孝之良規進
詼諧之鄙說儲宮敗德抑有所由情在好生不忍加戮
宜從屏弃以勵將來可除名後又坐事配流振州而死
羅道琮蒲州虞鄉人也祖順武德初為興州刺史道琮

勤於學業而慷慨有節義貞觀末上書忤旨配流嶺表
時有同被流者至荆襄間病死臨終泣謂道琮曰人生
有死所恨委骨異壤道琮曰我若生還終不獨歸棄卿
於此瘞之路左而去歲餘遇赦得還至殯所屬霖潦瀰
漫屍柩不復可得道琮設祭慟哭告以欲與俱歸之意
若有靈者幸相警示言訖路側水中忽然湧沸道琮又
咒云若所沸處是願更令一沸咒訖又沸道琮便取得
其屍銘誌可驗遂負之還鄉當時識者稱道琮誠感所
致道琮尋以明經登第高宗末官至太學博士每與太
學助教康國安道士李榮等講論為時所稱尋卒

唐書卷第二百四十六

唐書卷第二百四十七

得二百七

儒學中

邢文偉

高子貢

郎餘令

沈伯儀

祖楚之

從新書增

路敬淳

王元感

弟敬潛從新書增

王紹宗

韋叔夏

子緝

彭景直

祝欽明

從新書增

郭山暉

柳沖

盧粲

尹知章

孫季良

張齊賢

徐岱

從新書增

蘇弁

兄冕

衮

陸質

馮伉

韋表微

許康佐

邢文偉滁州全椒人也少與和州高子貢壽州裴懷貴俱以博學知名於江淮間咸亨中累遷太子典膳丞時孝敬在東宮罕與宮臣接見文偉輒減膳上書曰臣竊見禮戴記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徹膳之宰史之義不得不司過宰之義不得不徹膳徹膳則死今皇帝式稽前典妙簡英俊自庶子已下至詒議舍人及學士侍讀等使翼佐殿下以成聖德近

日已來未甚延納談議不洽謁見尚稀三朝之後但與內人獨居何由發揮聖智使睿哲文明者乎今史雖闕官宰當奉職忝備所司未敢逃死謹守禮經輒申減膳太子答書曰顧以庸虛早尚墳典每欲研精政術極意書林但往在幼年未閑將衛竭誠耽誦因卽損心比日以來風虛更積中奉恩旨不許重勞加以趨侍含元溫清朝夕承親以無專之道遵禮以色養爲先所以屢闕坐朝時乖學緒公潛申勗戒聿薦忠規敬尋來請良符宿志自非情思審諭義均弼諧豈能進此藥言形於簡墨撫躬三省感愧交深文偉自是益知名其後右史缺

官高宗謂侍臣曰邢文偉事我兒能減膳切諫此正直

人也遂擢拜右史則天臨朝累遷鳳閣侍郎兼宏文館

學士載初元年遷內史后御明堂詔文偉發孝經后問

一也制曰郊后稷以配天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奈

何而一對曰先儒執論不同昊天及五方總六天帝后

日帝有六則天不同稱固矣文偉不得對后曰移風易

俗莫善於樂伯牙鼓琴鍾期聽之知意在山水是人能

移風易俗矣何取樂邪文偉曰聖人作樂平人

心變風俗末世樂壞則為人所移后喜賜帛

天授初內史宗秦客以姦賊獲罪文偉坐附會秦客貶授珍州

刺史後有制使至其州境文偉以為殺已遽自縊而死

高子貢者和州歷陽人也弱冠遊太學徧涉六經尤精

史記與文偉及亳州朱敬則為莫逆之交明經舉歷祕

書正字宏文館直學士鬱鬱不得志棄官而歸屬徐敬

業作亂於揚州遣弟敬猷統兵五千人緣江西上將逼

和州子貢率鄉曲數百人拒之自是賊不敢犯以功擢

授朝散大夫拜成均助教號王鳳之子東莞公融曾為

和州刺史從子貢授業情義特深及融為申州陰懷異

志令黃公譔結交於子貢推為謀主潛謀密議書信往

復諸王內外相應皆出自其策尋而事發被誅

郎餘令定州新樂人也祖楚之名穎字楚之少與兄蔚之俱

有重名隋大業中蔚之為左丞楚之為尚書民曹郎煬

帝重其兄弟稱為二郎楚之武德初為大理卿封常山郡公

與太子少保李綱侍中陳叔達撰定律令後受詔招諭山東為寶建德所獲脅以兵刃又誘以厚利楚之竟不為屈及還以年老致仕貞觀初卒時年八十諡曰餘令父知運貝州刺史兄餘慶高宗時萬年令理有威名京城路不拾遺累遷御史中丞務謙謹下人引御史坐與禮餘慶劾免其官久之出為蘇州刺史坐累下遷交州都督後卒於交州都督驩州司馬裴敬敷與餘慶雅故以事笞餘慶婢父婢方嬖譖敬敷死獄中又哀貨無藝民詣闕訴之使者十輩臨按餘慶設調不能得其情最後廣州都督陳善宏按之餘慶自恃在朝廷久明法令輕善宏不置對善宏怒曰舞文弄法吾不及君今日以天子命治君吾力有餘矣欲榜械之餘慶懼服罪高宗詔放瓊州會赦當還朝廷惡其暴徙春州餘慶治萬年父知運嫌其酷將杖之餘慶避免父歎曰國家用之矣吾尚奈何及為御史中丞復歎曰

郎氏危矣以憂死餘慶卒以貪殘廢餘令少以博學知名舉進士初授霍王元軌府參軍數上詞賦元軌深禮之先是餘令從父知年為霍王友亦見推仰元軌謂人曰郎氏兩賢人之望也相次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柏成林轉幽州錄事參軍時有客僧聚眾欲自焚長史裴照新書作曠率官屬欲往觀之餘令曰好生惡死人之性也違越教義不近人情明公佐守重藩須察其姦詐豈得輕舉觀此妖妄照從其言因收僧按問果得詐狀孝敬在東宮餘令續梁元帝孝德傳撰孝子後傳三十卷以獻甚見嗟重累轉著作佐郎撰隋書未成會病卒時人甚痛惜之

沈伯儀湖州吳興人武后時爲太子右諭德初太常少卿韋萬石議明堂大享事上言鄭元說祀五天帝王肅謂祀五行帝貞觀禮從元至顯慶禮祀昊天上帝乾封詔書祀五天帝兼祀昊天上帝詔書從貞觀禮儀鳳初詔祀事一用周制今應何樂高宗乃詔尚書省集諸儒議未能定於是大享參用貞觀顯慶二禮垂拱元年成均助教孔元義奏嚴父莫大配天天於萬物爲最大推父偶天孝之大尊之極也易稱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天也昊天之祭宜祖考並配請以太宗高宗配上帝於圓丘神堯皇帝配感帝南郊祭法

祖文王宗武王祖始也宗尊也一名而有二義經稱宗祀文王文王當祖而云宗包武王以言也知明堂以祖考配與二經合伯儀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元曰禘郊祖宗皆配食也祭昊天圓丘曰禘祭上帝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明堂曰祖宗此爲最詳虞夏退顓頊郊嚳殷拾契郊冥去取違舛惟周得禮之序至明堂始兩配焉文王上配五帝武王下配五神別父子也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不言巖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未齊於配雖同祭而終爲一主也緯曰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宗若一神而兩祭之則薦獻數瀆此神無二主也貞觀永徽禮實專配由顯慶後始兼尊焉今請以高祖配圓丘方澤太宗配南北郊高宗配五天帝鳳閣舍人元萬頃范履冰等議今禮昊天上帝等五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以申孝也詩昊天章二后受之易薦上帝配祖考有兼配義高祖太宗旣先配五祀當如舊請奉高宗歷配焉自是郊丘三帝並配云伯儀歷國子祭酒修文館學士卒

路敬淳貝州臨清人也父文逸隋大業末闔門遇盜文逸潛匿草澤晝伏於死人中夜行避難自傷窮梗閉口不食同侶閔其謹愿勸以不當滅性拮拾以食之遞負之而行遂免於難貞觀末官至申州司馬敬淳與季弟敬潛俱早知名敬淳尤勤學不窺門庭徧覽墳籍而孝友篤敬遭喪三年不出廬寢服免方號慟入見其妻形容羸毀妻不之識也後舉進士天授中歷司禮博士太子司議郎兼修國史仍授崇賢館學士數受詔修緝吉凶雜儀則天深重之萬歲通天二年坐與綦連耀結交下獄死敬淳尤明譜學盡能究其根源支派近代已來無

及之者

其後柳沖韋述蕭穎士孔至各有撰次然皆本之路氏

撰著姓畧記十卷

行於時又撰衣冠本系未成而死神龍初追贈祕書少

監敬潛

歷懷州錄事參軍亦坐耀事繫獄免死後為遂安令先是令多死敬潛欲辭妻曰君不死獄而

得全非生死有命邪從之到官有梟嘯其屏鼠數十走於前左右驅之擁杖而號敬潛不為懼久之遷衛令

仕至中書舍人

王元感濮州鄆城人也少舉明經累補博城縣丞兗州

都督紀王慎深禮之命其子東平王續從元感受學天

授中稍遷左衛率府錄事兼直宏文館是後則天親祠

南郊及享明堂封嵩岳元感皆受詔共諸儒撰定儀注

凡所立議眾咸推服之轉四門博士仍直宏文館元感

時雖年老猶能燭下看書通宵不寐長安三年表上其

所撰尚書糾謬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

卷并所注孝經史記藁草請官給紙筆寫上祕書閣詔

令宏文崇賢兩館學士及成均博士詳其可否學士祝

欽明郭山暉李憲等皆專守先儒章句深譏元感倚撫

舊義元感隨方應答竟不之屈鳳閣舍人魏知古司封

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右史張思敬雅好異聞每為元

感申理其義連表薦之尋下詔曰王元感質性溫敏博

聞強記手不釋卷老而彌篤倚前達之失究先聖之旨

是謂儒宗不可多得可太子司議郎兼崇賢館學士魏

知古嘗稱其所撰書曰信可謂五經之指南也中宗卽位以春宮舊僚進加朝散大夫拜崇賢館學士尋卒

王紹宗字承烈揚州江都人也梁左民尚書銓曾孫也其

先自瑯琊徙焉紹宗少勤學徧覽經史尤工草隸嘗與人書

日鄙夫書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耳常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吳中陸大夫常以余比虞君以不臨寫故也聞虞被中畫腹與余正同虞卽世南也家貧常傭力寫佛經以自給每

月自支錢足卽止雖高價盈倍亦卽拒之寓居寺中以

清淨自守垂三十年文明中徐敬業於揚州作亂聞其

高行遣使徵之紹宗稱疾固辭又令唐之奇親詣所居

逼之竟不起敬業大怒將殺之之奇曰紹宗人望殺之

恐傷士衆之心由是獲免及賊平行軍大總管李孝逸

以其狀聞則天驛召赴東都引入禁中親加慰撫擢拜

太子文學累轉祕書少監仍侍皇太子讀書紹宗性澹

雅以儒素見稱當時朝廷之士咸敬慕之張易之兄弟

亦加厚禮易之伏誅紹宗坐以交往見廢卒於鄉里紹宗

兄元宗隱嵩山號太和先生傳黃老術

韋叔夏尚書左僕射安石兄也少而精通三禮其叔父

太子詹事琨嘗謂曰汝能如是可以繼丞相業矣舉明

經調露年累除太常博士後屬高宗崩山陵舊儀多廢

缺叔夏與中書舍人賈大隱太常博士裴守貞等草創

撰定由是授春官員外郎則天將拜洛及享明堂皆別
受制共當時大儒祝欽明郭山憚撰定儀注凡所立議
衆咸推服之累遷成均司業久視元年特下制曰吉凶
禮儀國家所重司禮博士未甚詳明成均司業韋叔夏
太子率更令祝欽明等博涉禮經多所該練委以參掌
冀宏典式自今司禮所修儀注並委叔夏等刊定訖然
後進奏長安四年擢春官侍郎神龍初轉太常少卿克
建立廟社使以功進銀青光祿大夫三年拜國子祭酒
累封沛國郡公卒時年七十餘撰五禮要記三十卷行
於代贈兗州都督修文館學士謚曰文子紹

開元時歷
集賢修撰

光祿

太常卿

終太子
太師

彭景直瀛州河間人中宗神龍末爲太常博士時獻昭
乾三陵皆日祭景直上言在禮陵不日祭宗廟有月祭
故王者設廟祧壇墀爲親疎多少之殺立七廟一壇一
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皆月祭遠廟
爲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有禱祭之無禱乃
止譙周曰天子始祖高祖曾祖祖考之廟皆朔加薦以
象生時朔食號日祭二祧廟不月祭則古無日祭者今
諸陵朔望進食近古之殷事諸節進食近古之薦新鄭
元曰殷事月之朔半薦新奠也於儀禮朔半日猶常日

朝夕也既大祥卽四時焉此其祭皆在廟云近世始以
朔望諸節祭陵寢唯四時及臘五享於廟尋經質禮無
日祭於陵之文漢時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
悼皇考陵旁立廟園各有寢便殿故日祭諸寢月祭諸
便殿貢禹以禮節煩數白元帝願罷郡國廟丞相韋元
成等後因議七廟外寢園皆無復修議者亦以祭不欲
數宜復古四時祭於廟劉歆引春秋外傳曰祖禴日祭
曾高月祀二祧時享壇墀歲貢魏晉以降不祭墓唐家
擇古作法臣謂宜罷諸陵日祭如禮便帝不從因下詔
有司言諸陵不當日進食夫禮以人情爲之沿革何專

古而泥所聞乾陵宜朝晡進奠昭獻陵日一進或所司
乏於費可減朕常膳爲之帝崩葬定陵有司議以和思
皇后祔葬后爲武后所殺不得其喪所將以招魂合諸
梓宮景直曰招魂古無傳不可請如橋山藏衣冠故事
納后禕衣復寢宮舉衣魂輅告以太牢內之方中奉帝
梓棺右覆以夷衾衆當其言制曰可景直後歷禮部郎
中卒

祝欽明

字文思

雍州始平人也

父繼字叔良少通經頗著書質諸家疑異門人張後

肩既顯宦薦於朝詔對策高第終無極尉

少通五經兼涉衆史百家之說舉

明經

爲東臺典儀永淳天授間又中英才傑出業與六經等科拜著作郎

長安元年累遷

太子率更令兼崇文館學士中宗在春宮欽明兼充侍讀二年遷太子少保中宗卽位以待讀之故擢拜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三品加位銀青光祿大夫歷刑部禮部二尚書兼修國史仍舊知政事累封魯國公食實封三百戶桓彥範崔元暉袁恕已敬暉等皆從受周官大義朝廷尊之尋以匿忌日爲御史中丞蕭至忠所劾貶授申州刺史久之入爲國子祭酒景龍三年中宗將親祀南郊欽明與國子司業郭山憚二人奏言皇后亦合助祭遂建議曰謹按周禮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廟曰享大宗伯職曰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理其大禮若王有故不預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預則攝而薦豆籩

徹又追師職掌王后之首服以待祭祀又內司服職掌王后之六服凡祭祀供后之衣服又九嬪職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據此諸文卽皇后合助皇帝祀天神祭地祇明矣故鄭元注內司服云闕狄皇后助王祭群小祀之服然則小祀尙助王祭中大推理可知闕狄之上猶有兩服第一禕衣第二搖狄第三闕狄此三狄皆助祭之服闕狄卽助祭小祀卽知搖狄助祭中祀禕衣助祭大祀鄭舉一隅故不委說唯祭宗廟周禮王有兩服先王衮冕先公鷩冕鄭元因此以后助祭宗廟亦分兩服云禕衣助祭先王搖狄助祭先公不言助祭天

地社稷自宜三隅而反且周禮正文凡祭王后不預旣不專言宗廟卽知兼祀天地故云凡也又春秋外傳云禘郊之事天子親射其牲王后親舂其粢故世婦職但云詔王后之禮事不主言宗廟也若專主宗廟者則內宗外宗職皆言掌宗廟之祭祀此皆禮文分明不合疑惑舊說以天子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所以祀天於南郊祭地於北郊朝日於東門之外以昭事神訓人事君必躬親以禮文有故然後使攝此其義也禮記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官備則具備又哀公問於孔子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

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又漢書郊祀志云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天地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地配一體之義也據此諸文卽知皇后合助祭望請別修助祭儀注同進帝頗以爲疑召禮官親問之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對曰皇后南郊助祭於禮不合但欽明所執是祭宗廟禮非祭天地禮謹按魏晉宋及齊梁周隋等歷代史籍至於郊天祀地並無皇后助祭之事帝令宰相取兩家狀對定欽緒與唐紹及太常博士彭景直又奏議曰周禮凡言祭祀享三者皆祭之互名本

無定義何以明之按周禮典瑞職云兩珪有邸以祀地則祭地亦稱祀也又司筵云設祀先王之胙席則祭宗廟亦稱祀也又內宗職云掌宗廟之祭祀此又非獨天稱祀地稱祭也又按禮記云惟聖爲能享帝此卽祀天帝亦言享也又按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此卽宗廟亦言祭祀也經典此文不可備數據此則欽明所執天曰祀地曰祭廟曰享未得爲定明矣又周禮凡言大祭祀者祭天地宗廟之總名不獨天地爲大祭也何以明之按爵人職云大祭祀與量人授舉斝之卒爵尸與斝皆宗廟之事則宗廟亦稱大祭祀又欽明狀引九嬪

職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據祭天無裸亦無瑤爵此乃宗廟稱大祭祀之明文欽明所執大祭祀卽爲祭天地未得爲定明矣又周禮大宗伯職云凡大祭祀王后有故不預則攝而薦豆籩徹欽明唯執此文以爲王后有祭天地之禮欽緒等據此乃是王后薦宗廟之禮非祭天地之事何以明之按此文凡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帥執事而卜日宿視滌濯泣玉鬯省牲饌奉玉盞制大號理其大禮制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已上一凡直是王兼祭天地宗廟之事故通言大神大祇大鬼之祭也已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

薦豆籩徹此一凡直是王后祭廟之事故唯言大祭祀也若云王后助祭天地不應重起凡大祭祀之文也爲嫌王后有祭天地之疑故重起後凡以別之耳王后祭廟自是大祭祀何故取上凡相王之禮以混下凡王后祭宗廟之文此是本經科段明白又按周禮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凡后之獻亦如之王后有故不預則宗伯攝而薦豆籩外宗無佐祭天地之禮但天地尚質宗廟尚文玉豆宗廟之器初非祭天所設請問欽明若王后助祭天地在周禮使何人贊佐若宗伯攝后薦豆祭天又合何人贊佐並請明徵禮文卽知攝

薦是宗廟之禮明矣按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享先王則衮冕內司服掌王后祭服無王后祭天之服按三禮義宗明王后六服謂禕衣搖翟闕翟鞠衣展衣祿衣禕衣從王祭先王則服之搖翟祭先公及饗諸侯則服之鞠衣以採桑則服之展衣以禮見王及見賓客則服之祿衣燕居服之王后無助祭於天地之服但自先王已下又三禮義宗明二夫人之服云后不助祭天地五嶽故無助天地四望之服按此則王后無祭天之服明矣三禮義宗明王后五輅謂重翟厭翟安車翟車輦車也重翟者后從王祭先王先公所乘

也厭翟者后從王饗諸侯所乘也安車者后宮中朝夕見於王所乘也翟車者后求桑所乘也輦車者后遊宴所乘也按此則王后無祭天之車明矣又禮記郊特牲義贊云祭天無裸鄭元注云唯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圓丘之祭與宗廟不同朝踐王酌泛齊以獻是一獻后無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醴齊以獻是爲二獻按此則祭圓丘大宗伯次王爲獻非攝王后之事欽明等所執王后有故不預則宗伯攝薦豆籩更明攝王后宗廟之薦非攝天地之祀明矣欽明建議引禮記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按此是王與后祭宗廟

之禮非關祀天地之義按漢魏晉宋後魏齊梁周陳隋等歷代史籍興王令主郊天祀地代有其禮史不闕書並不見往代皇后助祭之事又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南郊祀天無皇后助祭處高宗天皇大帝永徽二年十一月辛酉親有事於南郊又總章元年十二月丁卯親拜南郊亦並無皇后助祭處又按大唐禮亦無皇后南郊助祭之禮欽緒等幸忝禮官親承聖問竭盡聞見不敢依隨伏以主上稽古志遵舊典所議助祭實無明文時尚書左僕射韋巨源又希旨協同欽明之議上納其言竟以后爲亞獻仍補大臣李嶠等女爲齊

娘以執邊豆及禮畢特詔齊娘有夫婿者咸為改官初

屬婚上食禁中帝與羣臣宴欽明自言能入風舞帝許之欽明體肥醜據地搖頭睨目左右顧眴帝大笑吏部侍郎盧藏用歎曰景雲初侍御史倪若水劾奏欽明及是舉五經掃地矣

郭山惲曰欽明等本自腐儒素無操行崇班列爵實為叨忝而涓塵莫効諂佞為能遂使曲臺之禮園丘之制

百王故事一朝墜失所謂亂常改作希旨病君人之不才遂至於此今聖明馭歷賢良入用惟茲小人猶在朝

列臣請並從黜放以肅周行於是左授欽明饒州刺史

欽明於五經為該淹自見坐不孝免無以澡祓乃阿附韋氏圖再用又坐是見逐諸儒共羞之後徙洪州都督

後入為崇文館學士尋卒

郭山惲蒲州河東人少通三禮景龍中累遷國子司業

時中宗數引近臣及修文學士與之宴集嘗令各効伎

藝以為笑樂工部尚書張錫為淡容娘舞將作大匠宗

晉卿舞混脫左衛將軍張洽舞黃麀左金吾衛將軍杜

元琰誦婆羅門呪給事中李行言唱駕車西河中書舍

人盧藏用効道士上章山惲獨奏曰臣無所解請誦古

詩兩篇帝從之於是誦鹿鳴蟋蟀之詩奏未畢中書令

李嶠以其詩有好樂無荒之語頗涉規諷怒為忤旨遽

止之翼日帝嘉山惲之意詔曰郭山惲業優經史識貯

古今八索九邱由來徧覽前言往行實所該詳昨者因

其豫遊式宴朝彥既乘驪洽咸使詠歌遂能志在匡時
潛申規諷審審之誠彌切諤諤之操逾明宜示褒揚美
茲鯁直賜時服一副尋與祝欽明同獻皇后助祭郊祀
之議景雲中左授括州長史開元初復入爲國子司業
卒於官

柳沖蒲州虞鄉人也隋饒州刺史莊曾孫也其先仕江
左世居襄陽陳亡還鄉里父楚賢大業末爲河北縣長
時堯君素固守郡城以拒義師楚賢進說曰隋之將亡
天下皆知唐公名應圖籙動以信義豪傑響應天所贊
也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轉禍爲福今其時也君素

不從楚賢潛行歸國高祖甚悅拜侍御史貞觀中累轉
光祿少卿使突厥存撫李思摩突厥贈馬百疋及方物
悉拒而不受累轉交桂二州都督皆有能名卒於杭州
刺史沖博學九明世族名亞路敬淳天授初爲司府主
簿受詔往淮南安撫使還賜爵河東縣男景龍中累遷
爲左散騎常侍修國史初貞觀中太宗命學者撰氏族志
百卷以甄別士庶至是向百年而諸姓至有與替沖乃
上表請改修氏族中宗命沖與左僕射魏元忠蕭至忠
岑義崔
湜及史官張錫徐堅劉憲吳兢等八人依據氏族志重
加修撰取德功時望國籍之家等而次之
夷蕃酋長襲冠帶者析著別品元忠等施功

未半相繼而卒乃遷為外職至先天初冲始與侍中魏知古中書侍郎陸象先及徐堅劉子元吳兢等撰成姓族系錄二百卷奏上冲後歷太子詹事太子賓客宋王傅昭文館學士以老疾致仕開元二年又敕冲及著作郎薛南金刊定系錄奏上賜絹百疋五年卒後柳芳著論甚詳今刪其要著之左方芳之言曰氏族者古史官所記也昔周小史定繫世辨昭穆故古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名號繼統左邱明傳春秋亦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土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以謚為族昔堯賜伯禹姓曰姒氏曰有夏伯夷姓曰姜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或氏以國則齊魯秦吳氏於謚則文武成宣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烏五鹿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於是受姓命氏粲然衆矣秦既滅學公侯子孫失其

本系漢興司馬遷父子乃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虞夏商周昆吾大彭豳韋齊桓晉文皆同祖也更王迭霸多者千祀少者數十代先王之封既絕後嗣蒙其福猶為強家漢高祖與徒步有天下命官以賢詔爵以功誓曰非劉氏王無功侯者天下共誅之先王公卿之胄才則用不才棄之不辨士與庶族然則始尚官矣然猶徙山東豪傑以實京師齊諸田楚屈景皆右姓也其後進拔豪英論而錄之蓋七相五公之所由興也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為之以定門胄品藻人物晉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別貴賤分士庶不可易也於時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偽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賈氏王氏譜學出焉由是有譜局令史職皆具過江則為僑姓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為吳姓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為郡姓王崔盧李鄭為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為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虜姓者魏孝文帝遷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於帝宗屬或諸國從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為部落

唐書卷七 儒學

六

大人竝號河南洛陽人郡姓者以中國士人差第闕
閱爲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梁有令僕者曰華
散騎常侍大中大夫者爲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爲乙姓
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又詔代人諸胄初無族姓其穆
陸奚于下吏部勿充猥官得視四姓北齊因仍舉秀
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選故江左定氏族凡郡
上姓第一則爲右姓太和以郡四姓爲右姓齊浮屠曇
剛類例凡甲門爲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爲右
姓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則爲右姓唐貞觀氏族志
凡第一等則爲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門爲右姓柳沖
與言譜也今流俗獨以崔盧李鄭爲四姓加太原王氏
號五姓蓋不經也夫文之弊至於尚官官之弊至於尚
姓罷鄉舉離地著尊執事之吏於是乎士無鄉里無
衣冠人無廉恥士族亂而庶人僭矣故善言譜者繫之
地望而不惑質之姓氏而無疑綴之婚姻而有別山東
之人質故尚婚媾其信可與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
其智可與也關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達可與也代北

之人武故尚貴戚其泰可與也及其弊則尚婚媾者先
外族後本宗尚人物者進庶孽退嫡長尚冠冕者畧僥
儷慕榮華尚貴戚者狗勢利亡禮教四者俱弊則失其
所尚矣人無所守則士族削士族削則國從而衰管仲
日爲國之道利出一孔者王二孔者強三孔者弱四孔
者亡故冠婚者人道大倫周漢之官人齊其政一其門
使下知禁此出一孔也故王魏晉官人尊中正立九品
鄉有異政家有競心此出二孔也故強江左代北諸姓
紛亂不一其要無歸此出三孔也故弱隋氏官人以吏
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鄉黨政煩於上亂於下此出
四孔也故亡唐承隋亂宜救之以忠厚則鄉黨之行
修鄉黨之行修則人物之道長人物之道長則冠冕之
緒崇冠冕之緒崇則教化之風美乃可與古參矣晉太
元中散騎常侍河東賈弼謨姓氏簿狀十八州百十六
郡合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無所遺宋王宏劉湛好
其書宏每日對干客可不犯一人諱湛爲選曹謨百家
譜以助銓序文傷寡省王儉又廣之王僧儒演益爲十
八篇東南諸族自爲一篇不入百家數弼傳子匪之匪
之傳子希鏡希鏡謨姓氏要狀十五篇尤所諳究希鏡
傳子執執更作姓氏英賢一百篇又著百家譜廣兩王

所紀執傳其孫冠冠誤梁國親皇太子序親簿四篇王氏之學本於賈氏唐興言譜者以路敬淳爲宗柳沖韋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時謂肉譜者後李公淹蕭穎士殷寅孔至爲世所稱初漢有鄧氏官譜應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潛夫論亦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譜學大抵具此魏太和時詔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爲舉選格名曰方司格人到於今稱之

盧粲幽州范陽人後魏侍中陽烏五代孫祖彥卿撰後魏紀二十卷行於時官至合肥令叔父行嘉亦有學涉高宗時爲雍王記室粲博覽經史弱冠舉進士景龍二年累遷給事中時節愍太子初立韋庶人以非已所生深加忌嫉勸中宗下敕令太子却取衛府封物每年以供服用粲駁奏曰皇太子處繼明之重當主鬯之尊歲

時服用自可百司供擬又據周官諸應用財器歲終則會唯王及太子應用物並不會此則儲君之費咸與王同今與列國諸侯齊衡入封豈所謂憲章在昔垂法將來者也必謂青宮初啓服用所資自當廣支庫物不可長存藩封詔從之後安樂公主婿武崇訓爲節愍太子所殺特追封爲魯王令司農少卿趙履溫監護葬事履溫諷公主奏請依永泰公主故事爲崇訓造陵詔從其請粲駁奏曰伏尋陵之稱謂本屬皇王及儲君等自皇家以來諸王及公主墓無稱陵者唯永泰公主承恩特葬事越常塗不合引以爲名春秋左氏傳云衛孫桓子

與齊戰衛新築大夫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以免衛人賞之以邑于奚辭請曲懸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若以假人與之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聖人知微知章不可不慎魯王哀榮之典誠別承恩然國之名器豈可妄假又塋兆之稱不應假永泰公主爲名請比貞觀以來諸王舊例足得豐厚手敕答曰安樂公主與永泰公主無異同穴之義古今不殊魯王緣自特爲陵制不煩固執榮又奏曰臣聞陵之稱謂施於尊極不屬王公以下且魯王若欲論親等第則不親於雍王雍王之墓尚不稱陵

魯王則不可因尚公主而加號且君之舉事則載於方冊或稽之往典或考自前朝臣歷檢貞觀已來駙馬墓無得稱陵者且君人之禮服絕於傍替蓋爲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陛下以膝下之恩愛施及其夫贈賵之儀哀榮足備豈得使上下無辨君臣一貫者哉又安樂公主承兩儀之澤履福祿之基指南山以錫年仰北辰而永庇魯王之葬車服有章加等之儀備有常數塋兆之稱不應假永泰公主爲名非所謂垂法將來作則羣辟者也帝竟依榮所奏公主大怒榮以忤旨出爲陳州

刺史

榮曰苟所論得行雖遠何憚

累轉祕書少監

封固安縣侯終邠王傳

開元

初卒

諡曰景

尹知章絳州翼城人少勤學嘗夢神人以大鑿開其心以藥內之自是日益開朗盡通諸經精義未幾而諸師友北面受業焉長安中駙馬都尉武攸暨重其經學奏授其府定王文學神龍初轉太常博士中宗初卽位建立宗廟議者欲以涼武昭王爲始祖以備七代之數知章以爲武昭逮世非王業所因特奏議以爲不可當時竟從知章之議俄拜陸渾令以公玷棄官時散騎常侍解琬亦罷職歸田園與知章共居汝洛間以修學爲事睿宗初卽位中書令張說薦知章有古人之風足以坐

鎮雅俗拜禮部員外郎俄轉國子博士後祕書監馬懷素奏引知章就祕書省與學者刊定經史知章雖居吏職歸家則講授不輟尤明易及莊老元言之學遠近咸來受業其有貧匱者知章盡其家財以衣食之性和厚喜愠不形於色未嘗言及家人產業其子嘗請併市樵米以備歲時之費知章曰如汝所言則下人何以取資吾幸食祿不宜奪其利也竟不從開元六年卒時年五十有餘所注孝經老子莊子韓子管子鬼谷子頗行於時門人孫季良等立碑於東都國子監之門外以頌其德孫季良者河南偃師人也一名翼開元中爲左拾遺

集賢院直學士撰正聲詩集三卷行於代

張齊賢陝州陝人聖厯初爲太常奉禮郎武后詔百官議告朔於明堂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四方朝集使皆列於廷太常博士辟閭仁諝曰經無天子月告朔唯玉藻天子聽朔南門之外周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干寶曰建子月告朔日也此玉藻聽朔同義今元日讀時令合古聽朔事獨鄭元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因言聽朔必以特牲告時帝及神以文王武王配其言非是月令曰其帝太皞其神句芒謂宣令告人使奉時務業月皆有令故云非天子月朔以配帝祭

也告朔者諸侯禮也春秋旣視朔遂登臺元又說人君月告朔於廟其祭爲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明非天子所行元謂告帝卽人帝神卽重黎五官不言天子拜祭臣請罷告朔月祭以應古禮齊賢不韙其說質曰穀梁氏稱閏月天子不告朔他月故告朔矣左氏言魯不告閏朔爲棄時政則諸侯雖閏告朔矣周太史頒朔於邦國玉藻閏月王居門是天子雖閏亦告朔二家去聖不遠載天子諸侯告朔事顯顯弗繆今議者乃以太宰正月之吉布治邦國而言天子元日一告朔殊失其旨一歲之元六官自布所職之典干寶謂吉爲朔故世人

唐書卷之七
三
謬吉爲告據繆失經不得爲法議者又引左氏說專在諸侯不知玉藻與左說正同而獨於天子言歲首一告何去取之恣也又謂時帝五人帝也元於時帝包天人故以文武作配是並告兩五帝爲不疑諸侯受朔天子藏於廟天子受朔於天宜在明堂故告時帝配祖考議者曰天子月告祭頒朔則諸侯安得藏之故太宰歲首布一歲事太史頒之也是不然周太史頒朔邦國是總頒十二朔於諸侯天子猶月告者頒官府都鄙也內外異言之也禮不可罷鳳閣侍郎王方慶又推言明堂布政之宮所以明天氣統萬物也漢儒以明堂太廟爲一

宗祀其祖而配上帝取宗祀曰清廟正室爲太室向陽爲明堂建學爲太學園水爲辟雍異名同事古之制也天子以正月上辛總受十二月政於南郊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班之明堂諸侯則受於天子藏之祖廟月取一政行之於國王者以其禮告廟謂之告朔視月之政謂之視朔玉藻元冕而朝日東門之外聽朔南門之外鄭元說明堂在國陽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宿路寢今元日通天宮受朝有司遂讀時令布政古之禮也舊說天子歲入明堂者十八大亨一月告朔十二四時迎氣四巡守之歲一今議者唯許歲首一入不亦隘乎

陛下幸建明堂遵用告朔事若月一聽則近於煩每孟
月視朔惟制定其禮臣下不敢專成均博士吳揚吾等
共言秦滅學告朔廢今用四孟月季夏至明堂告五時
帝堂上請兼如齊賢方慶議不數歲禮亦廢久之齊賢
遷博士時東都置太社禮部尚書祝欽明問禮官博士
周家田主用所宜木今社主石奈何齊賢與太常少卿
韋叔夏國子司業郭山惲尹知章等議春秋君以軍行
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故曰不用命戮於社社稷主用石
以可奉而行也崔靈恩曰社主用石以地產最實歟呂
氏春秋言殷人社用石後魏天平中遷太社石主其來

尚矣周之田主用所宜木其民間之社歟非太社也於
是舊主長尺有六寸方尺七寸問博士云何齊賢等議
社主之制禮無傳天子親征載以行則非過重禮社祭
土主陰氣韓詩外傳天子太社方五丈諸侯半之五土
數社主宜長五尺以準數五方二尺以準陰偶剡其上
以象物生方其下以象地體埋半土中本末均也請度
以古尺云又問社稷壇壝四方用色而中不數尺冒黃
土謂何齊賢等曰天子太社度廣五尺分四方上冒黃
土象王者覆被四方然則當以黃土覆壇上舊壇上不
數尺覆被之狹乖於古於是方以方色飾壇四面及陛而

黃土全覆上焉祭牲皆太牢其後改先農曰帝社又立
帝稷皆齊賢等參定中宗卽位因武后東都廟改爲唐
廟議滿七室以涼武昭王爲始祖齊賢上議禮天子七
廟尊始封君曰太祖百代不遷始祖無聞焉殷自元王
至湯周后稷至武王皆出太祖後合食有序景皇帝始
封唐實爲太祖以世數近故尚在昭穆今乃上引武昭
王爲始祖異乎殷周之本高稷也高稷興祚景皇帝是
也昭王國不世傳後嗣失守景帝實始封唐子孫是承
若近捨唐遠引涼不見其可且魏不祖曹參晉不祖司
馬卽宋不祖楚元王齊梁不祖蕭何陳隋不祖胡公楊

震今謂昭王爲祖可乎漢以周郊后稷議欲郊堯杜林
以爲周興自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卒不果郊武德
初定去昭王尤近不託祖者不可故也今而立之非祖
宗意景皇失位神弗臨享殆非詒厥孫謀者博士劉承
慶尹知章又言受命之君王迹有淺深代系有遠邇祖
以功昭穆以親有功者不遷親盡者毀今不宜以廟數
未備引當遷之主於昭穆之上苟充七室也景皇帝旣
號太祖以世淺猶在六室位則室未當有七非天子廟
不當七也大帝神主旣耐宣皇帝當遷宣非始祖又無
宗號親盡而遷不可復立請仍爲六室詔宰相詳裁於

是祝欽明等上言博士等三百人爲兩說齊賢等不祖武昭王劉承慶等請遷宣皇帝臣等欲皆可其奏詔可俄以孝敬皇帝爲義宗列於廟爲七室西京太廟亦如之齊賢遷累諫議大夫卒

徐岱字處仁蘇州嘉興人也家世以農爲業岱好學六籍諸子悉所探究總辨問無不通難莫能詘大厯中轉運使劉晏表薦之授校書郎浙西觀察使李栖筠厚遇之敕故所居爲復禮鄉尋爲朝廷推援改河南府偃師縣尉建中年禮儀使蔣鎮特薦爲太常博士掌禮儀從幸奉天興元改膳部員外郎兼博士貞元初遷水部郎

中充皇太子及舒王已下侍讀尋改司封郎中擢拜給

事中加兼史館修撰並依舊侍讀

帝以誕日歲歲詔佛老者大論麟德殿并

召岱及趙需許孟容韋渠牟講說始三家若矛盾然卒而同歸于善帝大喜賚予有差

承兩宮恩

顧時無與比而謹慎過甚未嘗洩禁中語亦不談人之短婚嫁甥姪之孤遺者時人以此稱之然恠嗇頗甚倉庫管鑰皆自執掌獲譏於時卒時年五十上歎惜之賻以帛絹皇太子又遺絹一百疋贈禮部尚書

蘇弁字元容京兆武功人曾叔祖良嗣天后朝宰相國史有傳弁少有文學舉進士授祕書省正字轉奉天主簿朱泚之亂德宗倉卒出幸縣令杜正元上府計事聞

大駕至官吏惶恐皆欲奔竄山谷弁諭之曰君上避狄
臣下當伏難死節昔肅宗幸靈武至新平安定二太守
皆潛遁帝命斬之以徇諸君知其事乎衆心乃安及車
駕至迎扈儲備無闕德宗嘉之就加試大理司直賊平
拜監察御史歷三院累轉倉部郎中仍判度支案裴延
齡卒德宗聞其才特開延英面賜金紫授度支郎中副
知度支事仍命立於正郎之首副知之號自弁始也承
延齡之後以寬簡代煩虐人甚稱之弁之判度支方大旱州縣有逋米斷請出以貸貧民至秋而償詔可當時譏其罔君云遷
戶部侍郎依前判度支改太子詹事弁初入朝班位失

序殿中侍御史鄒儒立對仗彈之弁於金吾待罪數刻
特釋放舊制太子詹事班次太常宗正卿已下貞元三
年御史中丞竇參敘定班移詹事在河南太原尹之下
弁乃引舊班制立臺官詰之仍給云已白宰相請依舊
故爲儒立彈之旋坐給長武城軍糧朽敗貶汀州司戶
參軍當德宗時朝臣受譴少蒙再錄至晚年尤甚唯弁
與韓臯得起爲刺史授滁州轉杭州弁與兄冕袞皆以
友弟儒學稱冕纘國朝政事撰會要四十卷行於時弁
聚書至二萬卷皆手自刊校至今言蘇氏書次於集賢
祕閣焉貞元二十一年卒於家

衮自贊善大夫貶永州司戶參軍救蘇衮貶官本緣弟
 連坐矜其年暮加以疾患宜令所在勒迴任歸私第衮
 年且七十兩目無見已逾年以弁之故竟未停官及貶
 上聞之哀憫故許還家尋卒初冕自京兆士曹參軍既
 坐弁貶官或有人言冕才學上悔不早知業已貶出又
 復還衮難於再追冕乃止帝更問大臣昆弟可任者左
右以王紹之兄紆韓臯之兄
羣對帝乃擢紆右補闕羣
考功員外郎冕遂不復用
 陸質字伯吳郡人本名淳避憲宗名改之七代祖澄仕
梁為名儒
 質有經學尤深於春秋少師事趙匡匡師啖助助匡皆
 為異儒頗傳其學由是知名陳少遊鎮揚州愛其才辟

為從事後薦於朝拜左拾遺轉太常博士累遷左司郎
 中坐細故改國子博士歷信台二州刺史順宗即位質
 素與韋執誼善由是徵為給事中皇太子侍讀仍改賜
 名質時執誼得幸順宗帝寢疾與王叔文等竊弄權柄
 上在春宮執誼懼怒已用事故令質入侍而潛伺上意
 因用解釋及質發言上果怒曰陛下令先生與寡人講
 義何得言他質惶懼而出未幾病卒太子已即位為臨
問加禮卒門人以
質能文聖人書通於後
世私共謚日文通先生
 質著集注春秋二十卷類禮二
 十卷君臣圖翼二十五卷並行於代貞元二十一年卒
 馮伉本魏州元城人父玠後家於京兆伉少有經學大

麻初登五經秀才科授祕書郎建中四年又登博學三
史科三遷尚書膳部員外郎充睦王已下侍讀澤潞節
度使李抱貞卒為弔贈使抱貞男遺伉帛數百匹不納
又專送至京伉因表奏固請不受屬醴泉闕縣令宰臣
進人名帝意不可謂宰臣曰前使澤潞不受財帛者此
人必有清政可以授之遂改醴泉令縣中百姓多猾為
著諭蒙十四篇大略指明忠孝仁義勸學務農每鄉給
一卷俾其傳習在縣七年韋渠牟薦為給事中充皇太
子及諸王侍讀召見於別殿賜金紫著三傳異同三卷
順宗即位拜尚書兵部侍郎改國子祭酒為同州刺史

入拜左散騎常侍復領太學元和四年卒年六十六贈

禮部尚書子葑進士擢第又登制科仕至尚書郎

韋表微

字子明隋郿城公元禮七世孫羈弗能屬文母訓諭稍厲輒不敢食以是未嘗讓責韋臯鎮西

川王緯司空曙獨孤良弼裴浣居幕府皆厚相推挹浣嘗謂表微似衛玠自以不能及也

始舉進士

登第累佐藩府元和十五年拜監察御史為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

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擲白冒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為松菊主人不媿陶淵明逾年以本官充翰林學士

是時李紳忤宰相貶端州龐嚴蔣防皆謫去學

士缺人人爭薦丞相所善者遷左補闕庫部員外郎知

表微獨薦韋處厚人服其公遷左補闕庫部員外郎知

制誥後與處厚議增選學士復薦路隨處厚以諸父事表微因日隨位崇人且翁右奈何答日選德惟賢初不計私也滿歲擢遷中書舍人俄拜戶部侍郎職並如故

敬宗嘗語左右欲相二韋會崩文宗立獨相處厚進表
微戶部侍郎志沼叛詔李聽率師討之次河上天子
憂無成功表微日以聽軍勢不十五日必破賊及捷書
上止浹日志沼殘兵六千奔昭義宰相請推處首惡者
誅之歸脅從者於魏表微上言逆子降又殺之非好生
也請以聽代史憲誠於魏志沼之徒可使招納不聽以
病痼罷學士時自長慶寶歷國家比有變故凡在翰林遷擢
例無滿歲由是表微自監察六七年間秩正貳卿命服
金紫承遇恩渥盛於一時卒年六十贈禮部尚書始被
病醫藥不能具所
居堂寢隘陋既沒弔客咨嗟篤故表微少時刻苦自立
舊雖庸下與攜手語笑無間然
著九經師授譜一卷春秋三傳總例二十卷九好春秋
病諸儒執
一概是非紛然著三傳總例完會經趣又以學者薄師
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著九經師授譜詆其違
子蟾進士登第咸通末為尚書左丞

許康佐父審康佐貞元登進士第又登宏詞科以家貧
母老求為知院官人或怪之笑而不答及母亡服除不
就侯府之辟君子始知其不擇祿養親之志也故名益
重遷侍御史轉職方員外郎累遷至駕部郎中充翰林
侍講學士仍賜金紫歷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皆在內庭
與王起皆為文宗寵禮帝讀春秋至閻弒吳子餘祭問
閻何人邪康佐以中官方強不敢對帝嘻笑罷後觀書
蓬萊殿召李訓問之對曰古閻寺今宦人也君不近刑
臣以為輕死之道孔子書之以為戒帝曰朕邇刑臣多
矣得不慮哉訓曰列聖知而不能遠惡而不能去陛下
念之宗廟福也於是內謀翦除矣康佐知帝指因辭疾
為戶部侍郎以疾解職除兵部侍郎轉禮部尚書卒年
七十二贈吏部尚書謚曰懿撰九鼎記四卷弟堯佐擢進
士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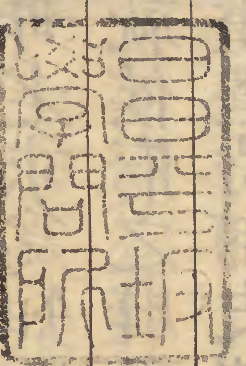
儒學

又舉宏辭為太子校書八年元佐堯佐子道敏並登進

士第歷官清顯

贊曰積學成功開談辨治儒道元機聖人雅旨出必由

戶行跡其軌邈有其人光乎信史



唐書卷第二百四十七

文政壬午

